

滿洲民族誌

秋葉 隆著
黨 庠 周 譯

東方國民文庫第八編



MG
K-280.3
1



3 1764 4930 8

東方民國文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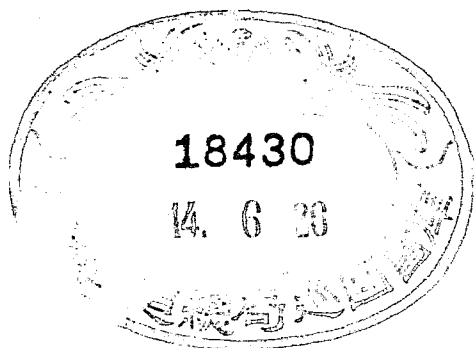
滿洲民族誌

秋葉隆著
黨庠周譯



54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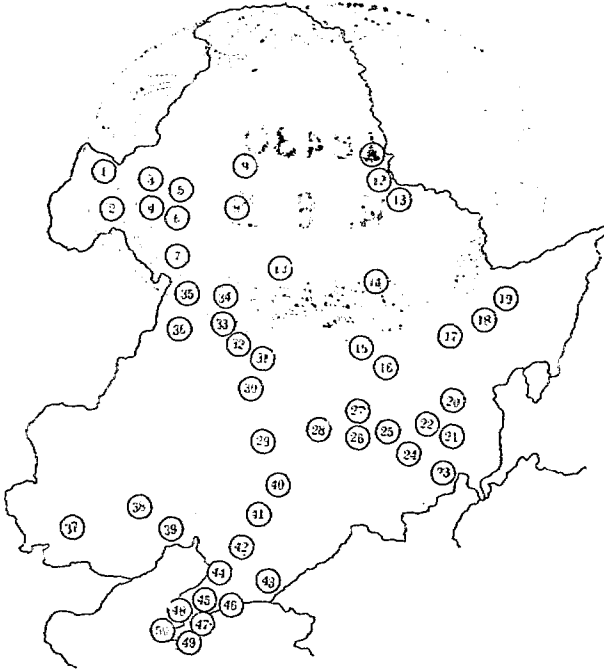
藏書



18430

14. 6 20

現地調査略圖

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|
| 1 滝川里 | 18 佳木町 | 35 倫也 |
| 2 甘珠湖 | 19 佳木町 | 36 寧瀾 |
| 3 アンパンノール | 20 佳木町 | 37 河内 |
| 4 西海 | 21 佳木町 | 38 瀨川 |
| 5 南海 | 22 佳木町 | 39 瀨川 |
| 6 ハロンアルシヤン | 23 佳木町 | 40 瀨川 |
| 7 滝川 | 24 佳木町 | 41 瀨川 |
| 8 ポロチモンマムプ | 25 佳木町 | 42 瀨川 |
| 9 大里 | 26 佳木町 | 43 瀨川 |
| 10 大里 | 27 佳木町 | 44 瀨川 |
| 11 大里 | 28 佳木町 | 45 瀨川 |
| 12 大里 | 29 佳木町 | 46 瀨川 |
| 13 大里 | 30 佳木町 | 47 瀨川 |
| 14 大里 | 31 佳木町 | 48 瀨川 |
| 15 大里 | 32 佳木町 | 49 瀨川 |
| 16 大里 | 33 佳木町 | 50 瀨川 |
| 17 大里 | 34 佳木町 | |

序

著者是從昭和八年以來、從事實地考查滿蒙民族的事情、業竟有五年的工夫了。有時到大興安嶺的深處、去親訪鄂倫春族、有時遠至呼倫貝爾的草原、睡眠於蒙古的包裡、這樣才得親和各民族的實生活有了互相接觸的機會。茲由考查記錄中將滿洲現住各民族之概念、撰其適當者、發表而爲滿洲民族誌。不過當考查時予以多大援助之外務省文化事業部、及滿洲國政府、在滿軍部、滿鐵及其他官民各位之好意、在此謹表深厚之謝意。至於正當考查赫哲族之際、途中不幸而害健康、多蒙同行者赤松智城教授、

二
及泉靖一君等之種種照護、書中插圖、除著者自撮者外、尙承大
西雅郎、泉靖一兩君及吾大學寫真部之援助、附記於此、藉表謝
忱。

昭和十三年五月

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

秋 葉 隆

目 次

一 民族錯綜之滿洲	一
(1) 民族之接觸	一
(2) 文化之複合	四
二 訪問鄂倫春族	七
(1) 到大興安嶺	八
(2) 鄂倫春族之民俗	一四
三 訪 赫 哲 族	一六
(1) 下統松花江	一〇
(2) 赫 哲 民	一四
四 訪 滿 洲 族	一四

(1) 黑龍江畔之散村…………… 四

(2) 牡丹江上流的集村…………… 五

五 去蒙古地帶…………… 零

(1) 呼倫貝爾之蒙古人…………… 天

(2) 索倫腹地之蒙古包群…………… 空

(3) 王爺廟附近之蒙古部落…………… 古

六 考查海拉爾之近郊…………… 蓋

(1) 索倫人之帳棚…………… 央

(2) 普利雅特人之居室…………… 天

(3) 喇嘛僧之祈禱…………… 古

(4) 達虎爾人之巫術…………… 全

七 漢民族之片面…………… 全

八談

(1) 農村與漁村	八
(2) 大仙之巫術	三
(3) 胡仙與娘娘	九
回回族	一〇
(1) 考查清真寺	一〇
(2) 回回教之風習	二二

挿繪目次

一 現地調査略圖	口繪
二 鄂倫春族之天幕	六—七
三 鄂倫春族之口琴	一四—一五
四 赫哲族之婦人	二六—二九

五 赫哲族之魚皮靴·····	三二五
六 滿洲族之祖宗架子·····	四一五
七 滿洲族之神杆·····	五〇五
八 農耕蒙古族之屋舍·····	五二五
九 蒙古族之奶酒蒸餾·····	六〇五
一〇 達虎爾人之巫術·····	六二五
一一 漢族之大仙·····	七二五
一二 回回教之寺院·····	一〇六—一〇七

一 民族綜錯之滿洲

滿洲是古來幾多民族興亡的地方，只在文獻上而留名的，其數亦不遑枚舉，所以今日的滿洲，即在滿洲帝國的版圖以內居住的民族，其系統不但多歧，而其種類又極其複雜，然如概略言之，則有通古斯、蒙古、漢、及回回四大系統，其中通古斯系的鄂倫春、赫哲及滿洲族，多住於東北山地之河邊或山谷中，蒙古系的巴爾虎、布利牙特、鄂勒特、科爾沁、索倫及達虎爾等，則棲於西部之草原地帶，至漢回兩族則以由南部至中央沃野地方為最多，此外又有日本朝鮮及蘇俄或其他歐美人亦不少，故滿洲者宛如一民族之展覽會，至其必然之結果，所起之社會現象，則為民族之接觸及文化的複合。

(1) 民族之接觸

如民族展覽會之滿洲、其民族與民族間、到處皆有接觸、以都市爲甚固勿論、亦不僅在人口稠密之南部滿洲爲然、即北滿腹地如大興安嶺之山中、亦可發見意外深刻之民族接觸、例如大興安嶺之腹地河川等上流地方、在森林中造以原始的天幕而營狩獵生活者、有鄂倫春族住之、而與此族互相交易而入山者、有漢人、達虎爾、俄羅斯等族、就中如達虎爾商人、在齊々哈爾北方、由布西溯約六百華里的諾敏河、設置根據地於深山中、每年由陰曆四月至六月末、和由十月至翌年正月末、前來訪問鄂倫春族、持有鴉片、燒酒、蒙古刀、烟袋管、耳環、手鐲、戒指、首飾或烟葉火藥之類、且善操土語、與土人所有之貴重皮毛、爲有利的交易、所以大興安嶺腹地的民族接觸如斯、其他不用說明即可推知、即如平地或小都會等處、必有幾多之民族常相接觸而永住者、以下試舉一例、如阿城之民族接觸之綜錯、即可知其他一斑。

可成乃由哈爾濱向西、乘火車不過一小時即到之舊式城廓的都市、由站到城

中約二里、城外南方有金代白城的遺跡甚有名、其人口三萬五千五百十七人中、於康德四年七月、阿城警察署管內之民族及國籍別、經調查其統計如左。

漢民族	二六、一五七
滿洲族	五、六六九
回回族	二、八八二
蒙古族	九
朝鮮族	三六七
日本族	一五三
蘇聯族	三一
白俄族	一五三
波蘭人	六一
英國人	三
法國人	二

德國人

五

意大利

一

無國籍

二四

其中漢民族與滿洲族、多住在城內東部、回族則住於西部爲多、而市內到處可見民族之雜居、爲滿洲族及蒙古族而設有滿蒙小學校、在回族之清真寺附近、然生徒之三分之二爲漢民族、滿洲族居三分之一、教師一人在同一教室而教育之、至清真女學校之學生、亦漢回兩民族之混合學級、再於考查中過佳木斯、亦見有實例、卽有火炕之三間房內、住有滿洲族二家及漢民族一家、合計三家族共十人住在一起、且北炕是漢人家族、南炕爲滿洲人家族、滿漢二家族卽住在對面炕的屋子中。

(2) 文化之複合

民族間有如斯之接觸、其當然的結果即在體質上或文化上、都要互相結合的、所以必要形成而爲民族的複合、因此在滿洲的民族中、其系統不明者甚多、例如前舉之蒙古系民族、如達虎爾或索倫等人、其所屬之民族系統、實尙不明、其在文化尤其言語上、固和蒙古人相近、但在體質上說、寧與通古斯系相仿、特如現下的滿洲國、其民族接觸的現象、益形激烈和複雜、據考查所得、有日本婦人而嫁回々族者、其結果於民族體質的複合、勢必多生雜種、而在文化複合上亦然、就中從來對他民族與以文化的影響者爲漢族、故凡在滿洲之各民族、多少無一不受漢文化之影響也。

但在滿洲之文化複合上、決不僅止於漢文化之影響、反之其他民族之文化、其影響亦常及於漢民族也、如蒙古文化與通古斯文化之複合、回々文化與他民族文化之複合、及其反對上的現象、都是興趣殊深的現象、是以余以爲現在在滿洲帝國內、其民族如何接觸或如何複合、尤以其文化將如何複合、現在形成

如何之狀態、此種問題必須實地調查後、始克述之、蓋此種重要問題、實爲實現民族協和上之根本的研究也。



慕天之族春倫鄂

二 訪問鄂倫春族

在滿洲山地中、自古住有通古斯民族、如現下由大小興安嶺發源之河川上流之森林地帶、即住有稱爲鄂倫春的通古斯系的原始民族、北由黑龍江上流之地、東以瓊瑋之東南小興安嶺山麓、西自嫩江支流之甘河上流、巨大興安嶺之東南、在森林中從事打獵之鄂倫春族、其移動式之天幕、點綴於各森林間、又在奇拉林之深處、住有使用馴鹿之托甘托和達葛進土人、如耶庫托之訛音常念爲堯克者、往々即以爲耶庫托、其實此種言語、並非土耳其語系、或亦係鄂倫春之同族、且其呼堯克而爲耶庫托者、蓋亦因彼等是從西伯利亞的耶庫托而移來者、是以鄂倫春所住之地域、相當廣大、而在興安嶺脊頂所住的山人、則爲數極少、至多不過四五千之少數民族、余於昭和十年秋、在興安嶺白樺的葉子變黃時、從山麓小驛博克圖向北方、深入六十餘哩之深地、在彼拉河上流林中、

曾訪問過鄂倫春族的居處、得與彼等共起居的機會、乃現下滿洲之最原始的森林民族、亦即代表的狩獵民族、茲記其考查經過如左。

(1) 到大興安嶺

興安嶺到處都是大山密林、風景也特別好、不過並不是峨々的山岳連續着、多半都是團々的丘陵、於昭和十年九月六日、是雨天的星期五、午前中訪問博克圖各官衙、本日仍擬繼續昨日而調查由山裡來的鄂倫春青年、據說本日還能多來幾人、可是等候多時仍是不來、後知有吉岡義人氏、前曾費一年半的時間、到過興安嶺的深處去宣撫鄂倫春族的、此次他竟要帶着妻子入山、青年鄂倫春族給他當護衛和領道、我遇此良機便請同行、預備一些食料和防寒的用具、一行五人分乘大車三輛、由騎馬的鄂倫春三名護着、便向大興安嶺的深處出發、旁晚時雨雖停而仍未晴、山間容易天黑、宿在小驛裡不覺有些感觸。

不多時、我們同人最怕的大雨來了、山中降雨、尤其興安嶺的山間、少遇雨便成爲大濕原、旅人不能通過、只有進退維谷了、並且雨有越下越大的樣子、人人都感覺不安、大家默々無聲、尤其吉岡氏對他的幼兒很掛心、因爲將從日本到來兩天、便在興安嶺山中遇雨、急命夫人善爲護持、又使同行的感覺一種悲壯、彼時正遇冒雨而來遠迎的鄂倫春男女四騎、一行意氣頓壯、聞彼等來迎時、爲準備食料命獵豹子兩匹、以彼等最喜斯道、竟將迎客時間忘掉而獵來豹子五匹、果然在彼等馬鞍上、都帶有鮮血滴流的豹子肉。

回顧博克圖的電燈、其光漸幽暗、黑的天幕降下來了、只聞人馬的聲、車輪的軋音、在馬上擦火柴的鄂倫春的顏面、正如夢中所見、午後八時半始到頤克的小部落、由此向前皆爲山路、並無住家、所以今夜必須宿在這種苦力的小房內、但寢室內滿舖以白樺皮、小房還是新築的、用白樺圓木所造的狹小寢台有四個、我在這寢台舖上毛毯、蓋着外套便胡亂的睡了、雨聲甚大、打在白樺的

屋頂、令人不得入眠、到天曉時將要睡而被呼起、時午前四時半、夜雨乍晴、曉星燦々、一同恢復元氣、披星而出發。

「鷄鳴、牛豚的群、甘藍的地、燕麥的壟、圍此而建築的白樺木房、泥道上各處堆積着的落葉松的木材」這是頓克村的風景、我們離開這村落後、走在朝露濕透的秋草間、忽然前面遇到一處險峻的山嶺、六時半才達到頂上、大家喘了一口粗氣、可是下坡時更難了、必須將車的後輪子綁住、不能騎馬、徒步走下山來、這是鄂倫春和克薩庫不同的地方、鄂倫春是上山騎馬下山徒步、在此一帶的白樺落葉松最爲繁茂、迂轉着阿魯河的上流、走在森林裡、對面又是高山大嶺、八時許達山頂、及至下坡後、前邊的彼拉河的上流大濕原、盡在一望中、其實都是白晝嫌暗的大密林。

在密林中曾發見鄂倫春的一所舊居、僅剩白樺的房架子、據此可知要到了鄂倫春的興安嶺了、要吃朝飯了、大家都棄車而放馬、鄂倫春的老婦少妻、對此

甚有拿手、剝白樺的皮子收集殘枝的、在林間燒火、汲河水來炊粟飯、男子拔出腰刀割孢子肉、用樹枝串肉近火烤之、以飯盒當鍋、竟能作出極可口的味噌湯、我對於鄂倫春族在林間所作的這次朝飯、尤其是孢子肉的香味、是一生也不能忘的了、他們特意爲我造的楊柳筷子、爲紀念起見我竟保存起來、飯後又採些山葡萄、拌以砂糖、那種紫紅色的汁、甘酸而帶原始的味道、尤其令人難捨、以肉食爲主的鄂倫春族對此更是所好。

這樣快樂的林間朝食後、迎面便是彼拉河的濕地、是出乎意外的難關、因昨日降雨漲水、車馬都陷在泥土中、其中有馬一頭終倒於水中、余不得已又換而乘之、費一小時始渡過之、正午前後始達彼拉河之上流、四面一望全是一大草原、草高沒馬背、東方在遠處是峯々相連、西方近處是聳山、山腹如一大公園甚美、而此天然之大公園、實爲鄂倫春打獵而不知日沒的天然大狩獵場。

太陽漸々高了、日光也越發強了、我在彼拉河用手巾浸水被在帽子上、鄂倫

春們也都各々跨着愛馬前進、正行走間忽發見白狼一匹、彼等大呼在此在彼、而余以望遠鏡亦不得見、使我不得不驚嘆他們的目的力實有訓練的工夫、彼等不顧其間之羣飛野鳥、放騎追之、但終無所得、據說昨日因在此打狍子五頭、不知不覺中天已黑了。

右隔彼拉河的大草原、可遠望東方連山、左方在近旁處聳立着大興安嶺的主脈、於午後二時頃、在左面山根處發見舊鄂倫春的遺跡五處、在右面草原中楊柳甚茂、有蜿蜒不斷的彼拉河流、在此荒原之中、又發見北滿不常見的小土草房、並有倔强的男子三人、在河邊伐楊柳浸以水、問之始知專作牛馬車的套子（頸木）、使我不禁驚嘆漢民族生活力的強大了、房子是用與身齊的草蓋的、屋內亦舖草、這種小草房是最怕火、當我歸途中會在此借一宿、以乾草爲褥和苦力並枕過宿、真使我一宿不安、但翌晨用彼拉水洗臉後、遠望着連山的美霞、又不禁有太古之快感、此處河的水量頗大、到處可聽到小瀑布的聲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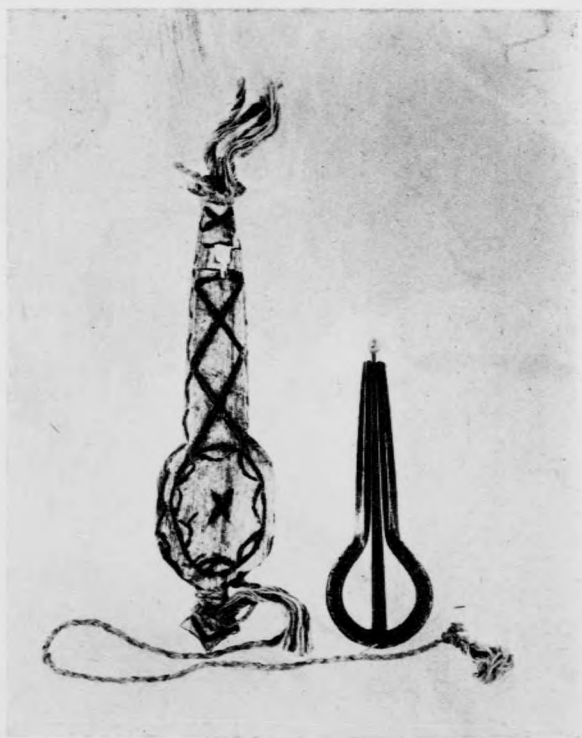
在此小房中休息片刻後，又向西側的山腹迂行，遠望前方有如富士山形的小山，可是面前的大濕原較前更大，突如從左邊山蔭跑出來騎馬的一群，我等驚以爲匪，至近處始知爲來迎的鄂倫春們，通過濕原中央的白樺粗林，跋足挿脚的好容易渡過，橫渡巴布河的支流，登緩慢的丘陵，午後六時，太陽沒於大興安嶺時，遂到了目的地的鄂倫春村，此爲北緯四十九度十分，東經百二十二度十四分，由博克圖向北六十餘英里的深地，連接平原而向東南的一帶丘陵，有白樺的森林甚茂，南有木那坤河，東方爲其支流，在寬廣濕原的遠處，連山起伏不斷，爲與近代文化絕緣的山中另一世界。

在此林中一排有十三個窩舖，全是用白樺皮蓋的，這便是我費了二天工夫，而特意來訪的鄂倫春村，一行受鄂倫春族無言沉默的歡迎，在黑暗的窩舖內，共舉安然入山的祝杯，吃完快樂的晚飯後，正在貪聽彼等談話時，白樺的林內起了高的歌聲，轉又聽到打鼓，身體雖然疲勞，也要出來一看，原是此村的頭

目辦神事、在窩舖門前立有白樺神杆一對、懸一橫木、上掛今日獵來的狍子肉骨、臟物等的鮮血淋漓、窩舖內生篝火、一老人爲頭目、帶着奇怪的神帽穿着神衣、手擊着單面的神鼓跳舞起來、在神裝皮衣上掛有許多鏡子和鈴噹、鏘々焉甚爲悅耳、於是大興安嶺的原始之夜、隨着這種神秘的餘韻、更已深了。

(2) 鄂倫春之民俗

衣、食、住 鄂倫春民族多在河川的附近、或是山腹與丘陵上居住、最少一二戶、至多十數家、架着帳棚、帳棚的距離是一二丈遠、以互相並列爲常、帳棚的構造非常粗糲、幾近於原始時代、只用白樺圓木二三十根、架以直徑丈二高約丈餘之圓錐形、夏日上以白樺樹皮蓋著、或有用葭簣的草類的、冬天用狍子皮約六十張、包以乾草、上更壓以若干圓木、頂部留有小孔以便出煙、在出入門處懸以樺皮或鹿皮而作門、門是向南或東南、聽說夏天有向北者、但據我



鄂倫春族之口琴

鄂倫春族的青年，在戀愛時

代，所用代言語的口琴，其

音調如泣如訴，依々可憐，

其器爲白樺質，而施以燒繪

的圖案。

實地考查的地方、並沒一戶向北的、內部在中央地方稍凹處、設有火爐、上懸鐵壺或鐵鍋之類、以便炊飯而兼取暖且兼照明、柴火多用白樺、引柴則以樺皮爲主、雖新採者亦易燃燒、但夜間因無燈火之設、黑暗幾不辨人相、初宿該帳棚時、當夜頗感不快。

圍爐的正裡和左右兩廂、鋪着乾草、上再墊樺皮、獸皮或毯子等、兼有用樺木作成低台的、這是極上等的家庭設備、其正面的席位、土語叫作馬婁或叫馬路、其後壁——所謂壁亦即天幕之謂、並非用土築的、名爲源教魯、此處是供奉祖先及稱爲加及達里的獵神、或供名爲教路的馬神、亦有供如漢人所供之娘々等之神位、即用樺皮包着神位懸起來、絕對不許女人接近、彼等謂女人是穢物、不可近神位、但男子與此相反、如主人等且可坐於神旁、如來上等客人則讓之而退側位、當余每訪該族時、即能享受此等光榮、但因正位於門之正面、如遇南風時、吹動爐烟則令人難堪耳。

家族席位則在門之右側，這叫作迥其都伊，近於馬路的裡面爲男席、門之近旁爲女席，與此相對者爲普通客席，其裡面亦爲男席、外爲女席，在此席之後方、或門之近旁爲放置獵具、馬具、寢具、行李、食器、水桶及馬乳蒸溜器、食料品之處，入夜睡眠時，正面席如有來客時用之，普通在男客席爲主人夫婦，家族席爲兒媳，女客席爲少年等之睡處，面積約十方丈之圓形，兼有一家族容不下者，則在近旁另立一戶，決無因家族多而建較大之帳棚者，且事實上鄂倫春族亦無大族，最多以四五人爲普通。

鄂倫春族之服裝、和蒙古系相仿，男子頭上戴着叫阿翁的蒙古式帽子，女子亦如蒙古婦人，多以布片卷頭，此頭布叫奧不庫，色用黑色，決不用白布，男子原亦多包頭，但近來多用新式便帽，禮帽軍帽等品，頭髮則女子編辮垂後或卷於頭上，與蒙古人同樣，男子則剃前方，餘者在頭後編辮，卽所謂頭辮者，出外時則捲於頭頂而戴帽子。

衣服則男女皆穿叫卡々梅者爲上身、阿爾基爲下身、女褲用腳帶繫足、褲子襠大腿細、材料以狍子皮及棉布爲主、男子在冬季多穿狍子皮襖、夏穿無毛之皮、穿皮衣時毛向裡、冬衣叫斯穩、夏衣叫加列木達、女子多穿布製叫加米加的一種上衣、男子在夏季居家時、亦多穿之、男女上衣其紐在右、上繫叫奧毛爾的一種帶子、但亦不用白色、至於冬天出獵時、在褲上又穿以皮製之套褲、蓋爲防寒也土名謂媽爾木西。

足上穿的東西、女子常用叫尼由爾的由兩脚到胸腹的一種像長腿襪子、但男女於夏季多赤足、外出時男子多穿用皮製的阿婁紀的半長靴、女子多用由漢人買來之布製鞋、男子少用襪、常以布片包脚、男子穿皮靴時、內部裝以阿伊茲達的乾草、但冬天多用狍皮靴、亦有如俄人之長靴、最近穿日本製的膠皮鞋者漸多、女子頭上常戴首飾、如瑪瑙耳環、金銀戒子等、手鐲多錫製者、外有繡花荷包等裝身品、男子在左腰下懸狍皮煙包、懷中或腰間佩帶煙袋、出外時

在前帶間懸以食刀、男子至十五六歲便爲成年、背鎗帶彈藥跨馬以出獵、勇姿殊颯爽。

食品以粟爲主、除夏季外每日二餐、朝十時至晚兩回、鄂倫春族不知耕種、爲純然狩獵民族、故所食用之粟、皆從達虎爾或漢俄人方面交易而來、每人飯量概一鐵匙爲普通、清晨先飲茶、無茶時食煮肉、而後始吃乾硬飯、早朝打獵時及晚飯時、用多量水少量鹽、有孢子肉時則參以肉而炊之、佳餐以麵粉或粟參以牛脂、酒以馬乳釀酵而造、用樺皮製之圓桶、中腹穿一小孔、再挿入叫布爾加的樺製溝木、而成一原始的蒸餾器、先以搾取之馬乳裝在此容器中、用布或皮子密封、置天幕內約一晝夜使釀酵、再移於大鍋加火、上立布爾加、再上置一裝冷水鍋、以便凝結蒸發出來的酒精分、由布爾加之溝木導之、此法恐從蒙古人學來、當飲馬乳酒或吃佳餐時、先以手指撮少量而拜四方、而後投諸火內、此蓋有供天地四方及火神之意。

狩獵與牧馬、 在奇拉林的深地住有像通古斯系的土人、他們是使用馴鹿的、雖稱呼耶庫特或叫堯克、但仍是和鄂倫春似乎同族、蓋在北方的鄂倫春、自古就有使用馴鹿的記載、在文獻上有使鹿部和使馬部之名、其實鄂倫春的鄂倫、即通古斯語馴鹿的意思、所以有說鄂倫春即馴鹿人的譯意、但是現下在大興安嶺住的鄂倫春、代馴鹿而常使馬匹、馬是蒙古馬而小者、慣行於山野或濕地、該族打獵時是不能缺馬的、緣鄂倫春所以捨馴鹿而採用馬的原故、因馴鹿以寒地帶森林所生之蘇苔類爲常食、故在滿洲欲牧養馴鹿、頗感不適、彼等使用馬術、概皆學於蒙古人、且鄂倫春打獵最多者即狍子、其燒肉法亦爲蒙古風、皮毛則爲衣服之材料、或作帳棚蓋蔽物、可見鄂倫春族和鹿類動物、是特別深有緣的、狍子亦鹿之一種也。

鄂倫春牧馬極爲原始的、連像蒙古人那樣馬棚都沒有、騎馬歸回後即放置之、故欲再騎時、馬在何處尙不可知、爲尋馬費半日工夫不爲奇、當余考察時、爲

尋找馬匹、常將預定時間延遲、所以當彼等架設帳棚時、有無牧草是一重要條件、鄂倫春在夏季多住於河之上流、至冬季則比較的必移於下流方面的、亦是爲牧馬的方便也、伺候馬匹以女人爲主、並不特別蓄存糧秣、冬季只躡雪而食乾草、而維露命、當男子將出獵時、由妻或姑娘等備馬。

馬術男女皆精、特別是在森林地帶或濕地帶的騎馬、確是天下無比、蓋由乳兒時即在騎馬的母親背上、四五歲則在母親鞍後學騎、十歲上下即能單獨騎馬行於濕地、馬自身在濕地的訓練、亦甚爲徹底、殆成爲天性矣、當余實地考察時、從軍隊借用的體格偉大的軍馬、到彼拉河的濕地竟倒在泥中、而外表不揚的鄂倫春小馬、腿腳十分爽利的行於泥田濕地之中、由此可知大馬決不適用於濕地或山岳地帶的。

對於狩獵的技能、尤爲驚人、彼等騎馬行於山野間、苟能發見獸類足跡時、是何類獸何時經過及方向等、均可即時判定、是以能廻轉近之、下馬追跡、一

擊之下無幸免者、且彼等視力尤能及遠、獸的習性和鎗砲的性質、都能充分悟得、不空放鎗、有百發百中之神技者甚多、鎗多舊式單響毛瑟、自滿洲事變後、雖官家收鎗、而對狩獵民族並未實行、特許鄂倫春族後、彼等殊感大德也。

以騎馬和狩獵爲日常生活的鄂倫春、因不斷在濕地及山林中東奔西馳、以多年的經驗及祖先傳來的教育、雖無道路的濕地或密林、亦能自由通過、如渡河時先看草色、而後看水色水流、即可立下正確判斷、得避免流深淵之險、不過只在夏季、山中有虻的襲擊利害、文獻上亦載有蚊蠅白蟻之類、常嚙人馬、故對此彼等煞費許多苦心、常燃青草薰之、或以馬二匹相接、使互相以尾拂虻而食草。

獵期是由陰曆四月至六月、打鹿及駝鹿等、七月孢子、八月至九月半鹿與駝鹿、九月下旬栗鼠、十月爲狼、狐、山貓的時期、至打孢子幾爲年中行事、其中以鹿角爲貴、佳者一支可值三百元、是以鄂倫春最醉心者即打鹿、獵法只是

狩鹿爲集團行事、其他皆單獨行之、如栗鼠等之小動物、婦女亦能捕之、但狩獵仍以男子爲原則、當男子出獵時、妻必早起備馬準備一切、夫者悠然備火器祈神、出發時正如軍人出陣、意氣揚々跨馬背鎗、得意的神氣充分表現狩獵的慾望、尤以狩鹿時、一團青年於午前二時許即出發、携有狍皮寢具、起臥於山野中、不得目的物決不歸家、非常熱心、且狩獵爲男兒可誇之事業、決不作掘土播種之無勇氣事、鄂倫春健兒的氣慨、亦可以想見、清朝時屢次教以定住農耕、均歸失敗、亦當然也。

鄂倫春即以狩獵爲生命、如不得獵時或不能獵時、均爲彼等之致命傷、不幸一無所獲時、則維持生命必須借款、恒以唯一財產之馬爲抵當、亦有以鎗而換食糧者、最甚者破家賣帳棚者有之、故彼等之幸福與否、只在狩獲如何而定、獲物之多少、因年或因地方不同、如昭和八年阿爾根金河流域、有七個帳棚的鄂倫春、按月所獲者如左、但月爲陰曆。

月 獲 名 物	一	二	三	四	五	六	七	八	九	十	十	合
	月	月	月	月	日	月	月	月	月	月	月	計
狗	〇	二	〇	九	四	三	三	〇	〇	〇	〇	九
鹿	一	四	二	〇	一	〇	一	〇	四	〇	〇	一五
駝鹿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二	五	二〇
狼	二	〇	〇	〇	一	〇	〇	〇	〇	一	一	七
猪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一	〇	〇	二
栗鼠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一	五
河獺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三
狐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六
狸	五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五
熊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一
山猫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〇	一	一
合計	八	七	二	一	六	九	八	六	六	三	六	三三

婚姻、產兒、葬祭

鄂倫春族有同姓不結婚的風習、對同一氏族之結婚、在嚴禁之例、並且往往有甲氏之結婚對象、只限於乙氏者、亦有只限於二氏族間有婚姻關係者、學者對於此種婚姻制度之社會、稱爲二重組織之社會、此在原始社會中尤多見之、余所實地考察之鄂倫春、即由白爾春和加爾達其二氏族而成、白氏的男子娶加氏之女、加氏之男則娶白氏之女、二氏族互相交婚、且白加兩氏族、皆分爲若干小氏族、而由同氏族而分出來的小氏族之間、則不許結婚、例如由白氏分出來的托噶白爾及奔白爾兩小氏族之間、決不准互相結婚、由加氏分出者亦然。

結婚年齡通常以女子爲長、男子十七八歲、女子十九歲許最爲理想、在幼年定婚爲普通、婚禮則先由男方携高粱酒一瓶、豚二三匹至女家、招親戚知友飲食、另以馬二匹乃至五匹送女家、但此馬不限一回、可分數回送之、行此贈與後、男女便爲通家、至全部贈與終了後、則領新婦至男家帳棚內、即爲夫婦、

而此婚姻上所必要之馬、爲鄂倫春族最大之財產、亦即彼等在結婚時最大之負擔、贈馬不完延至何時亦不能結婚、但可在女家住宿、即非正式夫婦、在許婚後因馬匹困難、則暫在女家成家、有產兒女數人始得回到男家的、故爲婚姻盜蒙估人之馬而被殺者、時有所聞。

當女子出產時、有另設產房之風、且造此房屋者多爲妊婦自身爲之、產屋中之中央、設有分婉用之倚台、而倚凭此台而產兒、然此產房最忌火、故冬季出產最難、彼等另設產房之所以、蓋以產兒爲污穢事、凡從事狩獵之男子、尤以婦人之本夫、最忌身近產房、相信一旦身近產房、則不易獲物、是以伺候產婦飲食者、老母或由近親之老婦行之、產婦在產房過二二個月後、始得歸本房、此時母親產兒及在產房使用之器具、皆得以煙燻之、即施行清潔後始克入家、產兒下生後由老婦洗之、然後包以狍皮、實狩獵民族之赤子也。

幼兒命名至二三歲行之、由近親或至蒙古衙門起名、其中有數年後而改名者、

例如余考察時歸途護衛至博克圖之昆固唐的鄂倫春青年，他的幼名據說叫屯佈、當幼小時集小孩同志、夜間繞帳棚唱歌時、衆所呼之昆固唐既改換不用、但弟兄有多類似之名、育兒專由母手固不爲奇、但赤兒則多睡於以白樺皮所造之輕搖籃中、上蔽以布吊棚內、或由母親背負、其搖籃之外側、施以原始的燒繪裝飾、且爲除惡魔在籃上吊以無數之獸骨、齒蹄等物、由此可見鄂倫春之母親、爲育愛兒是如何苦心了。

最後當人死時、尤以年長者死時、在死屍前垂頭至地上四五寸許、以右掌蔽額而表示哀悼之意、大人死時多土葬、幼兒死時則有樹葬之風、在文獻上有人死掛樹上、或掛樹叉上等習、可知古時一般皆爲樹葬、即將屍體掛樹上任鴛或烏食、至一年肉盡僅剩骨頭時、則謂之昇天、然後埋之、至於葬於何處如何葬法、一聽風鑑者之指示、謂小兒死葬於樹上者、得再歸也。

樹葬的風習、乃通古斯民族間常事、西伯利亞之原始的通古斯固無論、即高

勾麗亦留有通古斯之遺習，即在朝鮮當小兒死時，尤以得痘病而死者，遺有樹葬之風，謂葬於樹死兒得以復蘇，此與鄂倫春殆無大差，鄂倫春當樹葬時，割大木圓材而造寢棺，四根圓木使二根互相交叉，立七尺高使相對，此上載以寢棺，經時已久四柱必朽，或因強風而倒，由腐朽之圓木棺間隙可覩見白骨，此在學者研究資料上最便，蓋容易採集其頭蓋骨也。

要之鄂倫春族，住於興安嶺之深山別有天地中，營其原始的生活，比較的和其他民族不易接觸，故在體質上或文化上，皆少受其他民族之影響，如前述除漢人、達虎爾、俄羅斯等商人，偶至山中互市外，殊少與其他民族接觸，但交易久之自易影響其生活，如衣食住、言語、宗教、道德、習慣等，除受蒙古文化外，其他民族之文化要素，亦有參與其間者，不但此，且鄂倫春人與達虎爾、漢人等結婚者，尙有與俄人混血者，如考察中見有白眼青色者卽此。



赫哲族之婦人

結髮、耳環、衣服等々皆受漢族之影響、此項面具、猶殘留赫哲之風格、是爲三十九歲、已婚之婦女。

(三江省樺川縣蘇々屯)

三 訪 赫 哲 族

鄂倫春族是住在興安嶺的森林中、宿在移轉無常的天幕裡、營着騎馬狩獵的生活、對此有定住在松花江下流河邊、專從事捕漁或稍營農耕的有赫哲族、鄂倫春是森林民族、也可以說是移動民族、又可以稱為狩獵民族、對此赫哲則稱為河邊民族、也可以說是定住民族、又可以稱為捕漁民族、這樣兩個民族的生活樣式雖不相同、而兩者的言語皆為通古斯語族、宗教則為沙門教、在人種的特徵上、亦有許多相似之處、且在民族方面均屬於通古斯也、但其生活環境殊不同、此在所謂環境學上、殊有興味之問題也。

余於昭和十二年九月、即北滿秋色漸深時、由京城出發赴哈爾濱而下松花江、考察赫哲族中心地之富錦腹地、到哈爾濱旅館後、預先所問治安狀態如何的電話來了、據說該地方目下因警備的關係、想要調查赫哲的事是不可能、因之一

切計劃不得不隨之中止、誠屬遺憾不置、失望之餘計當別出、雖以治安不能達目的地、亦應至與此相近之依蘭或佳木斯一觀、因而由哈下航、幸在佳木斯方面有若干所獲、得以補此美中之不足耳。

(1) 下航松花江

昭和十二年九月三日、乘哈爾濱號船、於午前十一時出帆下行、哈爾濱號的總噸數是千八百噸、爲哈爾濱航業聯合公司所有客船百十二隻中最大之雙輪船、船長是渥迭利亞克夫——老俄人、松花江是沙多水淺的江、推進機船是不適當的、全都使用輪船、船長得有多年的經驗、知深知淺、然後始克行船、如渥老船長在此船上前後不下三十年、船到碼頭時船首向上流、下航出發的時候、須一大迴轉、作百八十度迴轉後、始向下流開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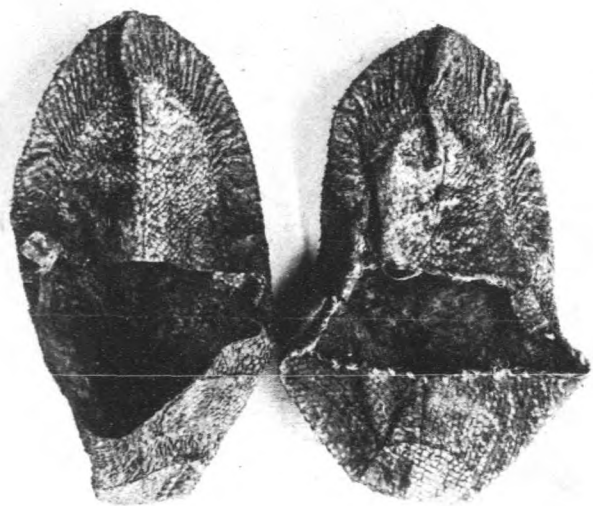
過鐵橋下後、兩岸低連水面、前方的陸地亦不見影、像航行大海中同樣、到處

有淺灘中洲、草深處像有漁夫小房似的、當然未必是赫哲的家吧、空中是快晴、秋風稍強撲面而來、因係雨後增水、河流頗強、船行亦速、船首備有黑赤白的分色竿子、水夫時々用之探水深、無幾經一如湖沼之地帶、視以爲岸實乃中洲、思爲支流亦一中洲、何處爲松花江岸、幾令人難猜、水流不絕向右曲、或向左折、船亦因之而左右航行、蓋避淺灘恐坐礁也。

午後一時半許、南岸漸帶有丘陵性、亦見有樹木繁茂、北方依然山影甚遠、江流洗岸沙多中洲、無幾已抵北岸之適達咀子、此卽所謂巴彥港、至北方巴彥城的道路、亦在一望中、午後三時抵南岸之烏河鎮、此處岸頗高、故繫船處水亦深、其次達左岸之石道河子、離岸很遠停的船、下船者改乘小船、過五時再由石道河子出發、右邊有中洲的草原和濕地相連、左方見有村落、河幅甚廣、太陽將落時風晴、鵲無聲息的在江上飛、七時至新甸日全沒、晚餐後登甲板、感覺北滿的特有冷氣。

九月四日朝六時半起床、船已抵小羅拉密、由此出航後則中洲漸多、突遇強風船左右搖、驚以爲船將坐洲、洲之上有日本兵數名、揮手如作暗號者、無何又遇江防艦一隻、九時半已抵依蘭、縣公署來迎、乘大汽車行四公里至城內、投宿於三姓旅館、旅館乃中國式之瓦房、室有窗一白壁舖以日本蓆子、此處恐無赫哲人之居。

九月五日午前九時半、乘紀賢丸向佳木斯、哈爾濱號乃蘇聯製之豪華大船、而此紀賢號乃七百三十噸之小蒸汽、客室充滿滿洲趣味之彩色、中懸一富國大民之刺繡扁額、十時半又出帆、今日波靜浪穩、兩岸特高且無中洲、河身狹而深、正午由最近臨時寄港之舒樂鎮出發、得見聞名之松花江筏、用木材縱橫組起、前後架檣、四人悠悠操之、午後一時抵右岸之宏克力、不甚高的岸上有街村、岸上有賣甜瓜者、有特下船購者、亦有由船上投以錢、而賣瓜者則由岸上報之以瓜、誠悠靜中之旅行風景。



靴皮魚之族哲嚇

不多時船到左岸的竹簾、在此竟演出一意外事件、即船客中有一人落水、有說自投者、有說男子、亦有說是女子、忽爲船中之話題、少停其真相始明、蓋此竹簾港某姓有女年十七八歲、私奔而被捕、亦乘此船回家、將到故鄉、眼前景望故里的少女心情、羞澁無地的便一躍投江。

午後、二時經大賚崗、三時過湯原、中洲又多、水流曲折眺望頗廣、前方有虹、正如溶々江上高懸一七彩之橋、紫山白雲、青空彩虹、一時共映於江中、塞外絕景、令人難忘、時過五時抵北岸蓮江口、此爲鶴立岡煤炭之出口港、陸地上煤堆如山、渾身烏黑之苦力、來往不絕、江中有一大中洲、隔此可遙望對岸佳木斯之市煙、午後七時始達佳木斯、暫時宿於此而行調查之結果、知在此下流約歷行三小時之右岸有蘇々屯和悅來鎮之東北四五里處、地名叫瓦里霍吞的村落、住有數戶赫哲人、此處恐爲現下赫哲人所居之最南端也。

(2) 赫 哲 民

衣、食、住、按文獻所載、昔赫哲族不知廬舍、以木作架覆以茅或蓋以桦皮、周圍亦以樹皮圍而居之、呼此居住謂撻落、此與鄂倫族之帳棚相似、但居無定所、或一月一遷或一年數移、每當遷移時、男女數人負其居而行、此古紀上載所的、所以足見古時的鄂倫和赫哲、全是一種的移動民族、然在目下住於松花江、黑龍江、烏蘇里江岸的赫哲人、其中受漢民族的影響者最多、如二百年前由依蘭地方沿松花江而下、移於佳木斯下流之蘇々屯的赫哲、能解其固有之土語者寧少、多帶山東味之中國語、亦有漢人風之火炕、且住於固定之家屋、聞彼等由漢人學造炕、僅七八十年前之事、其深知農耕之赫哲、其附屬建築亦有穀倉與豚舍之設、穀倉房之設、以高出地面不受潮濕最值注意、即在地面三四尺處設床、上部用木材編組圓形或方形、上覆以房蓋、不但通風且不受



18430

鼠害、此在滿洲之東部山地、或朝鮮北部之森林地帶、均易見之、北部朝鮮之種旱田者、其居室及倉房等亦類此、土人呼之謂組合之家云。

衣服在昔時用布帛者甚少、少寒時則穿狍子或鹿的皮毛、暖時則穿魚衣、所謂魚皮韃子的蔑稱、就是這樣得來的、現下穿魚皮衣或魚皮鞋者全無、多用如漢人風之棉衣、按文獻魚皮當成熟時、其軟如綿、薄而且堅、昔時不但以之作衣服及鞋、亦可作荷包、腰膂、蹋途馬等、且知着以紅綠等色、尤以婦人之魚皮衣、其長及地、上鑲緣邊着以貝殼銅錢等爲裝飾、行步時鏘々有聲、以此而爲美裝、其他如裾衣着鈴、現尙遺有赫哲婦人伴夫乘橈行於冰上的古畫。

食物自古以獸魚等肉類爲主、但現在則多食穀類、例如蘇々屯附近多楊樹、每至冰期則橫貫岸低而多中洲之松花江、爲匪賊往來之通路、在昔時此一帶皆爲森林、多狍子、鹿、狼、熊等野獸、彼等赫哲人卽狩獵而食其肉、用其皮毛以交換別物、或作獸皮衣、鋪蓋、囊類等、自漢民族來往後、森林多被採伐而變

耕地、因而赫哲亦學之、現每家可有耕地二三天地、凡高粱、玉蜀黍、小麥、大豆等均能種之、是以捨獸肉而食穀類、現蘇々屯雖爲赫哲部落、而現住民三十戶之中、赫哲人僅不過九戶耳、其他皆爲漢民族、故一切生活樣式、多近於漢風、但實際上赫哲人之經濟生活、究有其特色、依然以撈漁打獵爲主、農耕僅不過爲其副業耳。

撈漁及狩獵 查魚皮韃子的異名、並不限於赫哲人、但赫哲人之住地、常以江岸爲條件、以撈漁便利與否、而定其住室之位置、是以赫哲族仍爲漁獵民族、就中撈漁較狩獵尤有其重要性、其撈漁之方法、因季節因魚類皆不同、故冬夏各異其趣、冬之撈漁以細鱗之狗魚爲主、撈時用魚叉或網、用魚叉時先以木棒削成角狀、穿江上冰約一米直徑之孔、掬去浮冰塊、上造一圓錐形之茅屋、爲遮光線、魚不知有孔游泳至此則叉之、此種方法爲彼等自古以來最得意者、文獻亦有載之、爲獲魚最多之一法、至叉魚當然限於大者、小者則以網、此在冰

上離三四米之間隔穿二孔、網之一端結於木枝上、由一孔及他孔撈之、凡水面下游行之小魚皆可撈之、夏季以鯉魚、牛尾魚、多以魚叉、而夏季之魚叉較冬季爲寬、差入木柄上無鐵環、只用麻繩結之、因夏魚多大者、撈時乘小舟、遇大魚如猛力時則放繩、漸次引繩而取之、亦有因魚而用獨鉤及延繩者、獨鉤則爲老人婦女之事業、卽鉤繩之上方結鉤三四個、浮標之下入水一二尺、水中撒以豆餅、引魚群來而釣之、延繩之繩一端、作直徑五糲許之輪、絹紐上附結以鉤、在此輪上嵌以豆餅爲餌、作此捲紐之鉤百個至二百個、再結之以較粗大之繩上、一端栓於河岸岸石上、他端則結以木棒、埋在對岸土中、隔二三時間、由木棒方面順次舉撈之。

狩獵爲次於漁業之重要生業、蓋松花江流域以前較大興安嶺尤爲好的獵場、現下獵物固然很少、但以皮毛交易爲最惠條件之赫哲人、仍不免作昔時豪華之夢、打獵以熊、豬、鹿、狍子、狼等、除水獺及栗鼠須用特殊方法外、一般夏

季用鎗、冬則用叫戰達的一種矛、狩熊時須男子五六人爲一團、携獵犬、先祈禱村落廟宇、以保佑成功與安全、而後始入山、且在狩獵中有忌諱的言語、稱爲犯之必罹災禍、打來禽獸在當日必先運至殊勳者家、剥皮食肉、皮則作舖蓋或靴子等、水獺在現下幾不可見、捕此須在捕魚之水洞內用犬捕之、栗鼠則用條蹄(弓子)、卽以強堅之竹爲弓、支木板二張、利其張力、栗鼠行其上則挾住、故亦有謂之挾板者。

婚姻、生產、葬祭、按文獻赫哲人娶婦必由數里或數十里之遠方、新郎自掉扁舟沿流而迎之、新婦之母及新婦共來男家、三日後母伴新婦歸故里、住一個月後、始送回男家而爲正式之新婦、以後新婦雖遇母亦如路人、若不相識者、卽在今日娶一新婦亦費相當時日、其婚姻之事、固由双方家長而定、由男家須贈木綿布五丈及女子裝身具、外須現金百圓至二百圓爲采禮、只此贈與卽非簡單可行、普通須二三年始能辦完、且此贈與如辦不到時、新郎須至女家從事勞動

數年、以其代償而嫁之、婚禮須擇吉日而行、當日朝新郎率馬六匹、從親戚友人而至女家、先拜祖先後與父母叩頭、對此女家須大饗宴之、至午後新郎始伴新婦歸家、新婦至男家後、在庭前拜天地、並獻供饅頭香燭等、新婦入室須向南而坐、新郎則在外迎接招待來賓、翌日來客送祝物與新婦、於是三日後新郎始携新婦歸寧。

妊婦當出產前後三日間、禁男子出入其室、出產時炕蓆揭去在土上生、生後三日、以長四五寸之楊木刻人面、置於家屋之西北隅、以祝產兒之長壽、滿月時亦招親朋張宴祝之、生後二年始命名、在此以前凡男子則呼斗哇斗哇、女兒則稱毛托、此普通之稱呼也。

不幸罹病時、則請沙門僧祈神以治之、此與鄂倫春相同、死時因大人小孩而不同、即大人當臨終時、作壽衣着之、炕與炕之間架板如橋、置病者於其上以待死、斷氣後使頭向西、足向東、在足前燒紙、此時集子孫待燒紙後始哭之、

燒紙間忌哭、凡死者之子弟皆穿白衣、謂之孝衫、或者訃告親戚、或者赴市購棺、及親戚群集、則叩頭納屍入棺、放置於窗下、而行告別式、且由前日起至當日、饗宴來客、告別後使傭人抬棺、一族友人等送之至墓地埋葬、其後每七日必拜墓、至七七四十九日、以饅頭、魚、飯、線香等供之、且叩頭拜之、至百日或誕生日、或週年等、均如禮祭之、而後始得爲祖先之神。

祖先神以木刻像供之、按文獻赫哲人刻祖先像時、截木尺許長、上刻圓形而爲頭顱、畫成眉目似人形、置椅角處、年愈久而神靈愈著、過客如有犯者、必患眼病、數日而盲、無論如何祈禱決無効、相傳如是、每年雖數番祭祖、但只供鹿一匹耳、至於父母死時、以白布纏長枕再作白簾、一家守哭甚哀、七日爲忌明、赫哲自古重祀祖先、此木刻之男女神像、按文獻正如高勾麗之男女木刻神、亦卽現存朝鮮稱爲長柱之木刻神也。

最後幼兒死時之行事、極爲原始的、三歲以下者屍體包以乾草、在田地中火

葬之、四歲至十歲者亦包以草、置遠方山間行風葬或土葬、爾後亦不祭之。

要之赫哲族比鄂倫春族、受漢民族之影響甚強、鄂倫春族無論如何教以農耕定住、其決不能安之、反之赫哲族則多知農耕、且善操山東語、多忘其本來土語、再如體質上與漢民族混血者有之、蘇々屯之九戶中、與漢民族交婚者有二組焉。



滿洲族之祖架宗子

滿洲族之家屋，有異於漢族之家屋者，其正房之東西有窗，在其西側窗戶之上，設有租宗架子，右方並吊有子孫袋。

(齊齊哈爾)

四 訪 滿 洲 族

在滿洲住的通古斯民族中、鄂倫春爲林間之狩獵民族、即移動式之民族、赫哲則爲河邊漁獵民族、亦即捨移動而定住而農耕之民族、以上吾人均已實地考察、其次有不可不知者、乃滿洲通古斯之最大民族、亦即所謂滿洲族者也。

滿洲族曾建設過大清國、而形成一支配階級之大民族也、因而該民族中多捨故土而入漢土、影響於甚發達之漢文化及漢民族之入滿洲、是以時至今日、多有忘其旗人語即從來滿洲語者、在文化各方面、不但全部漢族化、且因滿漢之交婚、固有的滿洲人種、殆亦失掉矣。

是故學者之中、有謂滿洲族爲過去的民族、不能視爲現存的民族、即其最後之滿洲民族文化中之薩滿教、其祭神祭天之舉、亦僅由文獻而得知、不得再觀昔日之片影矣、其他如民間事實、亦多崩壞不可考、然余於最近五年間、歷訪

滿洲各地之旗人、由所得之資料觀之、以上學說亦未免過於極端、因現存之事實多未實際考查、固在滿洲族中多有忘其母語者、薩滿教之信仰及行事、固亦將泯滅殆盡、但能談滿洲話之老人有之、能按古禮而祭神祭天者亦不少、尤其當祭祖宗時、連同妻方之祖先合而祭之風亦有之、因而追遡滿洲族母系時代之太古、其悠遠之一脈文化、尙可綿々而及於今日也。

當余發見此珍奇貴重之滿洲文化爲止、實曾東奔西走各地考察過、如奉天、吉林、齊々哈爾勿論、卽由哈爾濱溯松花江之支流阿什河、如阿城雙城地方、黑龍江之腹地瑗瑯之鄉間散在之江畔各屯落、及牡丹江上流地帶、以迄寧安、東京城方面各部落、爲訪求滿洲族文化、確是雲遊行脚、茲述余之最後兩種考察於下。

(1) 黑龍江畔之散村

昭和十年九月十二日、（陰曆八月十五日）、昨日越過秋色將深之小興安嶺、而至黑龍江畔之大黑河、今朝急有寒波來襲、北風寒而撲面、大黑河之仲秋節、蓋已冬矣、早朝受領事館員來訪、由其領導而向愛琿方面出發、雇用鐵路總局之大汽車、於午前九時半離大黑河、同車乘路警二名、因同行入少、而車震動亦甚、稍不注意恐有翻落之慮、車衝江岸之寒風疾驅、冷實不可耐、但以道路不佳、馬車過慢、捨大汽車外無他法也。

途中經過四家子遊園地、有小池圍以楊柳甚茂、水流上架以土橋、雖屬荒寥之所、而由風光明媚之日本來者、在殺風景之國境荒野而活動之人、如夏季誠亦無二之遊樂場、然北滿之夏、直一跳而爲冬、今日在樹蔭下、見不到吃飯盒的人影蓋秋已深遊人歛跡矣、（日人出遊野外時、多帶飯盒即辨當以野食爲樂、故有此語）

過十一時抵愛琿、城內十字街的漢人雜貨店少憩後、首先去警察廳、爲調查

此地滿洲族部落之分布狀態、得知愛琿城內及附近屯落二十處、即愛琿城區警察署管內、無滿洲族居住之屯落僅二處、其他十二屯皆含有若干滿洲人口、在城內即有五十餘戶、其戶數表如下。

	滿族戶數	漢族戶數	回族戶數	計
城 裡	五三	四四七	四一	五四四
外二道溝屯	一九	一四	一	三三
外三道溝屯	二八	二一	一	四九
東三道溝屯	一四	三一	一	四五
中三道溝屯	一	二一	一	二二
西三道溝屯	三	六九	一	七二
北三家屯	六	一三	一	一九
寶集屯	六	一一	一	一七
裡二道溝屯	四	一	一	五

後	前	西	後	前	松	願	楊	藍	黃	磚	二	合
歡	歡	三	拉	拉	樹	家	家	旗	旗	窑	道	
洞	洞	家	腰	腰	溝	屯	屯	屯	營	屯	泉	計
屯	屯	屯	屯	屯	屯	屯	屯	屯	屯	屯	屯	屯
八	四	九	一	二	六	五	一	三	三	六	一	二
									四	〇	〇	二
三七	九	三八	二七	三二	五九	一七	六二	六	三	六	一	九
											〇	四
												四
												四
四五	一三	四七	二七	三四	六五	二二	七五	三九	四三	一二	一〇	二
												四
												七
												五

即管內全戶數一、二四五之中，滿洲族占二〇六戶，約當全戶口之二成，尤其除城內、就二十屯觀之，全戶數七〇四之中，滿洲族二〇七漢族四九七戶，大體上滿洲族占三成漢族則占七成，按此可知在此村落中，滿洲族是占如何之重要性，其中尚有滿洲族之戶數而超過漢人者，如外二道溝、外三道溝、裡二道溝、藍旗屯之五村落，尤以最後之黃旗營屯，全戶數四三三中滿洲族竟占四〇戶，漢族僅不過三戶，殆係純粹之滿洲族的部落也。

於是先調查此黃旗營屯，定午飯後出發以中秋節的關係飯館均休業，僅有賣月餅者，遂以饅頭鷄卵充腹後，沿江岸下行一時半，途中經二道溝三道溝各屯而至黃旗營屯，每當通過部落在車上眺望，則見庭中立神杆者甚多，余每見神杆則收之以鏡匣（撮影）其樂不可支，但時々受蒙古犬之狂吠稍感不快耳。

黃旗營屯乃位於黑龍江南岸，地雖低而土特肥，民家房屋大體沿江而建，故成爲一細長之村落，按前述警察署之調查，滿洲族爲四〇戶漢族三戶，現地調

查後滿洲族之戶數雖不變、而漢族則增加四戶爲七戶、由此一例亦可見漢族向北方發展之速也、全村悉爲農家、而滿洲族則多牧有牛馬、卽所謂營有畜農業也、各家均有相當寬廣之院落成長方形、按院落之北側向南而建者爲正房、正房之後、或院落之兩側多爲農田。

附屬建物多在東側而向西之房屋、此多爲倉房或置車具、亦有附設畜棚鷄舍等、再在院落之中央、立一木造之影壁、其前方則置秫槽、背後立神杆、挿以豚喉骨之神杆上部、伸頭於影壁之上、此洵爲滿洲民族家庭之典型的風景也、至於廣庭之中、各處犄角築有夏竈、堆積薪柴、且晒葉煙、正房近窗處、多置以各種盆栽、正房之入口中央、爲置水缸築竈處、且貼有皂王神像、此固衍漢俗、廚房多在東側裡邊另築一廊、其外面一廊由東向南通以炕、爲第二寢室、對此第一寢室及客屋則在西側、如南西北三方皆炕者、爲最上等之家室、炕鋪葦蓆、犄角處置箱櫃等、其上置茶具、外屋多設石頭火爐、兼廚房也。

在此西側之西卽正房中央之正面、爲最上等之客席、置有小棹子等、並在此壁之上方、設一個或二個祖宗匣、旁吊一後托爾媽々囊、有祖宗匣一個者、爲僅祀自家之祖先、二個者則主婦之祖先亦在祭祀之內、凡妻方之祖先、則設在右方較低之處、最惹人注意也、且主人之祖先匣往々與刀矢等物並置、而主婦之祖宗常以銅鏡奉安、表示不同之祭祀、於是滿洲族中尙遺有祀主婦祖先之風習者、乃表示滿洲族之娘家卽妻方一族之重要性、應當注意的民俗也。

神杆子稱爲索倫杆子、因家不同上有置椀子者、亦有不置者、亦有年中立神杆子的家、尙有僅在祭祀時而立者、當祭杆子時女人不得參加、僅男子祭祀、祭祖宗時亦有女子不得參加之家、於是因家而祭神的性質、神杆的形態、祭時參加之人員、及其他種々祭法、均有不同、蓋卽所謂家風之不同也、余以爲立神杆祭天、和祭主人主婦双方的祖先、必是滿洲的古俗。

(2) 牡丹江上流的集村

昭和十二年九月九日、去訪寧安城內的旗人、借觀以滿洲字而寫的系譜後、又到渤海古都址即最著名的東京城、爲調查附近旗人部落、曾暫時宿在此地、東京城是崩落的土城趾、周圍還有數里的遺址、現在於中央處有戶數千五百許的鄉村、城內寬廣的空地是肥沃的耕地、農家散在於各處、從火車站到城內約六華里、道路甚爲整潔、爲滿洲鄉村中不易多見者。

翌朝先訪問警察署、告以旅行的目的、並聽取管內的狀況、無怪此處爲滿洲族的發祥地、署員中二十七名內、有滿洲族警官五名、再從城內向南方二十支里、有叫西荒地的、西方十二里有叫下村甲的兩個集團部落、都有相當數的滿洲族在住、因此先由城內去下村甲調查、雇兩馬拉的大車一輛、由署員領導於午前十時半出發、馭者是十四五歲的朝鮮童子、散在於豐饒耕地之間、似乎有福氣的城內農家、在前西地的散村路旁、有一棵老大神樹、張枝綠蔭之下、有

累石的小廟，據說是山神廟和胡仙廟，向西出城外在土城上，又有一個更原始的小廟，行五六里渡阿堡河，大車須裝在船上渡之，此爲牡丹江的上流，水清澄而靜如湖，右邊有大河屯是個中島，岸映楊柳風光絕佳，江上見有操圓木舟者，河邊有從事洗濯的白衣鮮女，誠有和平景象也，無幾船經過中島攔開之水道，對岸多老柳樹，稍上行則各處露有黑灰色之岩盤，水流亦急，水聲潺潺，野地上滿開着秋草之花，蝨螞亂鳴，各處見有豎的洞窟點綴着，誠是荒寥之高原廣野也，洞窟者乃太古時長白山大噴火之際，流出於地上之溶岩氣泡也，其大者直徑六尺深約一丈餘，視之可畏的穴洞。

無幾又取道於北方，向江之上流進行，急流激岩，岩上有鶉鳥之群，凝視着水面，對面有獨木舟航行，岸上各處有毀壞之屋跡，尤以多氣泡痕跡的黑岩石造的石坦，各處甚多，路旁的山神廟尙整齊的存在，此爲下村甲當成立集團部落之前的散村遺跡，在豐饒耕地之中，農戶散在於各處，但此種散村生活，對

匪襲防禦上頗爲不利，後由警察周旋始成爲集團部落，村人等將用石瓦等建築的堅固偉大的祖先傳來的家屋拋棄，搬移在無庭無墀的集團部落內，確實是空前的大革新，因而農民所犧牲者亦大，當余進入某滿洲族的住宅時，曾不見庭前立有祭天的神杆，唯在倉房之後殘留一石碾子耳。

午後一時到集團部落，此處乃位於古時由江畔部落再稍裡面的小丘上，南有牡丹江之一小支流，正面甚低築有土城以備防禦，其左右亦有土築望樓，有許多石頭的水流近處，又一山神廟，渡過土橋便是村中公用之井，河水當然亦可飲用，過橋而後進部落的城門，中央有南北大街貫通，村分爲東西形，東部住有滿洲族及漢族，西部全爲朝鮮的農民，出北門爲部落之後方，耕地廣多，遙與丘陵相連，戶數滿洲族十三，漢族三十三，朝鮮族六十五，合計百一十一戶，固皆農民，且有若干鮮農爲小集團而居，而附近散村之滿洲族漢族亦多移此，其後朝鮮族數漸增，現爲一大集團，於昭和十一年八月，開始集團工作，十月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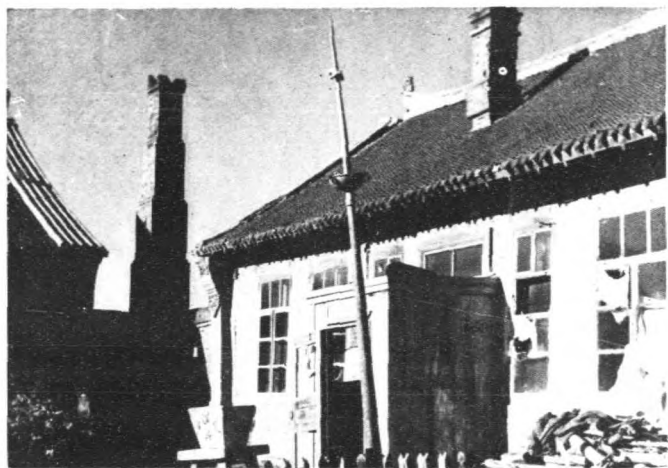
了、誠一新興之集團農村也。

現在甲長爲漢人、副甲長朝鮮人、自警團的訓練甚好、現尙無匪襲之患、民族協和亦盛行、實屬意外。

其中滿洲族屬姓者十戶、關姓者三戶、屬姓是前述散居於江岸者、關姓則住在西方、由集團工作之結果、屬關兩姓現住一處、故此兩姓之滿洲族、以前均係各別之同姓部落、若斯彼等同姓同族而生活者、突然而入異姓異族之綜錯的集團部落、對其從來之生活樣式、乃一大革新也。

余以爲革新者、乃此集團部落之滿洲族、將向來祭天之神杆廢棄一事、最可注意、據村人話彼等在以前所住之村中時、確實庭前曾立有神杆、而入此新集團部落後、或以院落之隅所不便、或以燒失、而最大原因即各家無以前之垣壁、當然亦無影壁、故不適於立神杆也。

反之室內祭祖宗匣之風習、並未被集團生活而破壞、在進正門之西側室、其



杆神之族洲滿

壁間卽此、至其位置、似無一定、按各々家風不同、如厲姓之祖宗匣、則在西炕上方之壁間、分二個懸之於左右、左側卽向南者爲木箱、內納以乘馬之人物畫像、前供香爐二個、右側靠北者爲納以五色綢條之木箱、前供香爐一個、此僅呼爲佛爺、究係何神無人知之、余以爲乘馬之人物必係祖先、有綢條者想係主婦之祖先、按前述黃旗營屯之例、亦可以祭之、祭事於每年十月收穫後擇吉日而行之、其必選十月爲吉月者、似爲農耕民族之信仰、無論滿洲或朝鮮、自古卽以十月爲祭神或祭天的風氣。

祭此所謂佛爺時稱之爲跳神、該家與同姓之薩滿行之、有人馬之佛爺則朝祭、綢條之佛爺晚祭、且當晚祭時稱爲背燈、卽將燈火全滅、在神祕之暗闇中行之、當日朝早在西炕上置棹子二、其上先安置人馬之佛爺、供豚一饌々五及燒酒等、繫褙子帶腰鈴的薩滿二人、打着單面神鼓唱着神歌而跳舞、如斯者四回、故前後共要薩滿八人、當行事時男子在室內、女子在裡屋、其次降下綢條佛爺亦行

跳神後，入夜再背燈而行神事，即消滅燈火，薩滿特用小腰鈴，又拿着一對木杆叫鐙子，上掛三個小鈴，振鈴後始行神事，此與倉中高懸之大鼓聲，及札板等震動之聲音相合，確是一種神秘的行事，至半夜始奉還佛像於匣中，祭祖之行事，至此告終，翌朝僅集合男子於庭前，祭杆子，此不但禁女人，即跳神之薩滿亦免之，杆子前供豚一匹，餘即燒香叩頭行禮耳，當夜並開祭奠。

以上爲在此部落住的滿洲族，祭神的固有風俗，雖係滿洲族而多將固有的滿洲語忘掉的今日，尤能保持着古式之民族的神事，殊爲可驚，且余在此所見之滿洲薩滿之神鼓、腰鈴、鐙子、札板、裾子等，確實曾與古文獻一致，亦因此鄉之滿洲族，乃所謂舊滿洲之故也，舊滿洲在黑龍江畔甚多，且多有能旗人話即固有之滿洲母語者，對此新滿洲如由人種方面觀之，多含有漢族及其他非滿洲族的要素，是以滿洲族與漢民族之接觸最強，即在體質上或文化上，亦多有合者，不能否定之事實也。



農耕蒙古人之屋舍

圓形之蒙古包，本爲攜帶之游牧式，其後蒙古人學習農耕，乃有固定之屋舍，此種保留原形之圓屋亦屬常見。

五 去蒙古地帶

自古在滿洲住的通古斯諸族、滿洲族、赫哲族、鄂倫春族等、現今多住於東北部之山谷、河邊或森林等地、對此滿洲國之西部草原地帶、多爲蒙古系諸民族所占、尤以大興安嶺西、呼倫貝爾高原一帶、爲天與蒙古人之大牧場、驅馬追羊的過着移動式的生活、實亦別有天地也、又如察哈爾附近之興安南省西部、在茫茫草原之中、得見蒙古包如群、至與漢族接觸最繁的中部地帶附近、其蒙古人既知牧畜又學農耕、此在民族接觸上、所生之人種的變化與文化的變動、得以提出甚貴重的資料。

余實地考查此等蒙古地帶之主要地點、前後不下數年、有時疾驅於呼倫貝爾之草原、寢於壯大喇嘛廟之僧房、有時乘汽車通過於烏幾木鎮之街道、泊於蒙古包之群落中、或訪問農耕蒙古人之部落、圓形房屋之類似蒙古包而可笑、或

追尋達虎爾人之部落、對蒙古男巫之神事吃驚、總算是對多彩之蒙古生活、得爲多方面之接觸、茲錄其二三於後、權爲理解蒙古民族之片影一助。

(1) 呼倫貝爾之蒙古人

昭和十年八月二十七日朝、由哈爾濱乘濱洲線而向海拉爾、翌朝睜眼時火車正在興安山中進行、五時半車停於山間小驛博克圖、南北連以山頗美、其間有如牧場一片平坦之谷、草深成一大濕原、到站下車而吸清晨之空氣、雪梨一頗甜、山有繁茂之白樺、谷有小河在楊柳蔭處而流、出博克圖而至環狀線處、下望盆地之美、亦特別也、經過很長的山洞後爲興安驛、山的表皮舖以軟草、處々點綴有白幹綠葉之白樺、漫圓山丘續繼不絕、七時抵依力克得、白樺木材造的房屋、確有山間市街之風味、水量豐富之依力克得河之濕地、密生着禾本科的植物、草原殘花、到處賞觀、由此再向前進、則圓山之弧漸緩、出牙克石後、一

面花田、車由此美麗之花田中急馳、臥而跳望窗外的景緻、誠如無限的水彩畫焉、在草原遊牧的羊群、反惹起閑靜的旅情、九時半過薩爾牟得時、殆皆平原、有將入呼倫貝爾之感、無何抵海拉爾、由驛乘馬車至旅館、沙塵濛々滿街滿巷、使人不得不先受此蒙古風的洗禮。

在海拉爾稍事滯在、實地考察附近後、於三十一日朝、乘汽車向西南方百二十哩之甘珠爾廟出發、出海拉爾街不遠、在道右有土墩一、車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疾走、無何又一土墩、可知此土墩即草原中之燈台也、自此向滿洲里去的路、是從右邊分道、而曠野之中僅遺有車轍而已、且此左右兩條斷續的車轍、在轍跡處亦生草、故旅行此處如無相當的地理智識、往々就要迷途、或走錯了道路。

在車內穿冬襯衣較熱、恰如四溫之日、但是猛烈的頂風、車行於沙煙中、幾不見車體、在遠的地平線上有牛車的列子如動、在幾乎無水的湖邊有牛群、領

着獍猛之蒙古犬的蒙古人一隊、由我們身旁通過、無幾離海拉爾六十哩的洪葛爾的石墩（鄂博）看見了。洪葛爾是因河而來的地名、附近有湖水、湖水之對面有索倫人的部落、石墩在草原中一小丘頂上、我們一同在此土墩山後、吃攜帶的午飯、後又望南方之湖水而進、此一帶爲最好的狩獵場、湖上的水禽成群、山中有山雞參差、湖水彼岸有騎馬人影二、想必係索倫人。

自此到甘珠爾廟附近、全是平坦的草地、車無論如何疾馳、概無危險可言、到處見有食草的馬群、在此自然的大牧場中、汽車的速度用四十哩疾走、反之草原中有若干傾斜之地、並在草蔭中時有小流、車如不加小心、便要翻過來、不然亦有打頭的危險、結局或因車走的過快、將離甘珠爾廟不遠、車體發生了障害、修繕車體殊非易事、幸遇一俄人駕一破福特車由此經過、求他代爲分解機械、始得加以徹底修理、無怪彼善操破車、實乃修理名手、在此間有一小個子的老索倫人通過、特下馬來求火吸煙、余與一盒牛奶糖後、雖無甚表情、但

肯將背着的洋鐵水筒拿下、力請余飲、余知其爲歡喜的證據、然余揮手拒絕不飲時、彼亦不現惱怒、彼亦洪葛爾的索倫人、由甘珠爾廟之歸途也、無幾又跨上瘦馬、銜着雁脖長的大煙管、一鞭向東方而去。

這回又來牛車六輛的一隊、先頭爲一幌車乘一男人、後有裝大鍋載包袱的車、裝薪柴的車、載水桶的車、其餘尙有空車二、共合五輛牛車連着、這後邊的五輛沒有馭者、似趕廟會爲商的男子、過午後五時才將車修理完、通過砂丘性的地方後、望見甘珠爾廟了、不愧是大甘珠爾廟、其背後的廣原、也無乃太大、因其背景過大、至此反如在飛機向下看的一小民家、六時半達到、廟會的熱鬧已完、先去參拜本堂（即大殿）、再參觀境內、某堂內有許多喇嘛在讀經、堂的周圍有背着很重的經文女子、再有夫婦禮拜者、在丈餘一板上用腹爬而拜、廟的近處有很多的包、都是從呼倫貝爾各地來拜廟的蒙古人、旁晚在野地騎馬的蒙古人來往不絕、當晚宿在僧房。

甘珠爾廟乃按乾隆帝之勅令、迄今三百六十年前、從烏爾順河畔之丘上而移於此地者、在與海拉爾、滿洲里殆一正三角形之頂點處、爲呼倫貝爾蒙古人、舊巴爾虎、新巴爾虎、普利雅特、額魯特、索倫、達虎爾等族之宗教生活及社會生活之中心、誠一偉大之噶喇廟也、現在擁有大小噶喇不下二百五十名、本年由八月二十九日起十五日間、每年舉辦廟會一次、每遇會時僅集此之喇嘛、亦足達千餘名、故信仰喇嘛教甚堅之蒙古人、其參拜者幾達數萬、來時或一家一族爲一團、携包追牧家畜、不遠百千里來此、在廟之近處張包、因而呼倫貝爾之草原、忽然即可變成帳棚的都市、此種光景洵爲草原民族生活上之一大偉觀、於是一方利用年々廟會而出現之帳棚都市之群衆爲顧客、爲商業貿易而來之漢人商民、其帳棚亦並軒而立、誠極熱鬧除以家畜牛馬羊等爲交易外、舉凡蒙古人之需要供給、其一年份必須在此定期市場而解決之、故此交換經濟的意義之重大性、乃爲絕對的。

翌晨早朝急驅車赴廟西之定期市場、此處集有紅男綠女極多、熱鬧非常、余對於蒙古風俗、按次攝影、尤以爲赴廟會而盛裝之巴爾虎婦人、頭戴銀製之首飾甚多、殊堪注目、又在途中即廟正西處有一偉大之石墩、曾詳細加以調查、午後則參觀廟前之蒙古賽馬、騎士多爲小個子年少人、蓋蒙古馬不適於大人騎士也、然馬場並無木柵等之設備、其決勝點亦無準繩、僅以十數頭之駿馬、由極遠方而向參觀群衆處疾馳、騷然雜響、且易混入他人之馬匹、是以多有不知到着順次之木片何在、僅瞎跑一陣耳。

(2) 索倫腹地之蒙古包群

昭和十一年九月十日由京城出發、十一日午後抵奉天、在此準備考查事項辦完後、當夜七時即登向齊々哈爾行之寢台車、翌日早朝至白城子（洮安）下車、從王爺廟而向索倫進發、四周漸呈蒙古風景、由索倫至南興安、僅有假營業中

之三等車、爲防氣候之變化、特借來有防寒帽、防寒外套、毯子三枚等、由特請之三名護兵保護下、携有飯盒而通過大興安嶺南部之密林地帶、以載重車而越過南興安之山間惡路後、抵哈倫阿爾鄉是十五日傍晚。

此處爲蒙古地帶之唯一溫泉地、哈倫者溫也、阿爾鄉者泉水之意、位於阿爾鄉河邊、正興安嶺之山裾將美麗展開處、溫泉冷泉之湧出處數十餘、夏季蒙人携包領家畜來此、余此次本欲一觀、無奈晚來一步、蒙人之大部分皆散、僅有欲在此越冬之普利雅特人的包數個、但是阿爾鄉的秋季風光、確有令人難捨者試登溫泉之後山、調查山頂之土墩時、由山上可眺望阿爾鄉河谷處點綴之溫泉房屋、蒙古人之圓包、俄羅斯人之教會、在野漫遊之家畜群、且在彼方有黃或茶褐色雜以殘綠而帶暖色如花毛氈之連山、以白雲碧空爲背景、團々相連之秋色、茫茫草原中之蒙古、其風光之美殊特別也。

但是此地溫度甚低、在旅館內晝夜須燒洋爐子、且時有急靄襲來、如山中之

氣候也。歸途越霰蓋的興安嶺而返索倫、此次又由索倫向西南至烏紀木鎮之街道約六十里處、特爲訪問此地之蒙古部落也。

一行連開車的在內十四人、乘索倫喜札嘎爾旗公署之大汽車、十九日朝八時半由索倫出發、沿西南方之洮兒河之支流前進。

道路較預想爲佳、車體之震動亦輕、眺望中而貪雜談、九時四十分至蒙古名滿鎮卽通稱之滿洲屯、通過蒙古人部落之入口叫厚特加拉處、見有蒙古包三個及畜棚一個、不覺大喜、包內之蒙古人見吾等之服色又有衛兵乘汽車、均出包立於道旁觀之、在後方之山裾處有家畜群在遊、野有蝻螞鳴、洮兒河之支流加干葛爾流其中間、岸有楊柳甚茂、由山裾向野地橫列之威吉思汗長棚、亦在望中、日光燦々秋氣適人。

十時半到迭夫迭加拉嘎之屯長包、迭夫迭者河名、加拉嘎者谷也、此不愧爲部落之中心、包的數不但多包的群亦大、但屯長因去王爺廟而不在、遂訪問寧

保一老人之包、在木柵圍繞之下有夏包六、外有泥塗之圓錐形倉庫、牛乳酒之釀造場、牛馬畜柵等、均一一拜見後、午食又攝影、更向西行數町、訪此部落中之第一豪家米淋老人之包、當夜且宿於此。

滿洲屯在興安南省科爾沁右翼旗第三努圖克區、戶數一〇六、人口男三二〇女二九五、合計六一五、爲全部蒙古包生活之科爾沁蒙古人之部落、且無怪是牧畜民族之部落、比較其戶數、部落過於廣大、繞村一週以汽車須一小時、即在東北入口處有叫厚特加拉嘎之小集團、由此向西南行、爲村之中心部迭夫迭加拉嘎、另外有隔山在西北方叫阿林加拉嘎者、其中厚特加拉嘎與迭夫迭加拉嘎、都是王姓的同族、阿林加拉嘎雖尙有若干他姓、就中厚特加拉嘎是古地、尙遺有如古城之址、其厚特卽蒙古語之城意、因而滿洲屯的名稱和厚特加拉嘎的城址、兩者之間似有何等關係焉、至於滿洲屯住民之祖先、有說是滿洲旗人之一部者、以此而詢之於此村長老米琳老、亦不以爲然、言吾人自古卽係蒙古人、

至少在此居住之人們的言語風習之中，決無何等滿洲旗人之暗示，緣米淋老已年七十餘，當其誕生日爲祝壽，曾招喇嘛百餘名，其第三子第五子及次子之子一名，現爲喇嘛，居於王爺廟之僧房中，自身因老後剃髮願爲家僧，其現在之所有家族，米淋因長於老妻故爲家長，長子夫婦及孫一，次子夫婦及孫二，四子夫婦及孫一，六子夫婦及孫一，七子夫婦及孫二，弟夫婦及其子二人，叔伯弟夫婦及其子三人，外有另一組之叔伯弟夫婦及其子二人，全家合計共三十二人，米淋老幾不詳自家女子數，僅能計算男子數，借如女孫與男孫等數時，則其家族共爲五十餘人之大家族，而此五十餘人之大家族，以周圍十六米之主人大包爲中心，祭喇嘛佛之佛包在西端，家族所居之包十個，倉庫包五個，合計十七個蒙古包，分三列相連，其光景大如所謂荒野中之王者焉。

且在此處之家屋乃米淋家之夏居，在此東方約里許有木柵圍繞之冬居，現已將搬家，柵中及圓炕等，正在泥塗中，卽每年陰曆四月住夏居，至八月則搬於冬

居、年中有此兩度之定期小移動、亦此地蒙古人普通之風習也、此處背山、前有低漫之連山、遠望時爲一美麗之草原小谷、村前有迭夫迭川在流、飲料水皆汲於此、汲水爲女子事、用帶色手巾包頭之蒙古婦人、以扁担挑水的風情、亦頗不惡、只是照例很獍猛的蒙古犬、令人害怕耳、米淋家犬有十四頭、各守其包、但如其孫女數目尙不詳悉的米淋老、竟確知家犬之頭數、可見蒙古人如何輕視生女而重視其犬也、其他家畜因爲數過多、固更不詳、據云僅羊約二萬匹、牛馬各約五百頭、爲放牧此等家畜、兒孫等之大部及雇人、均遠去西方之草原地帶、現留家中者僅二人耳、且遠去放牧人何時歸家全然不曉、因而王爺廟旗公署所調查之家族統計、滿洲屯全部有馬一、一〇〇匹、牛一、二三〇頭、羊數爲九、二〇〇、驢一一頭、豚一三頭、鷄十五羽、可知米家之牛馬、占全屯之半數、但羊二萬頭不無疑問也、所有者自身尙不知實數之家畜統計、其價值如何、亦可以想見矣、而其中羊之爲數極多、豚在全屯僅有十三、概見蒙古的習慣矣。



蒙古族之奶酒蒸餾

每當夕陽西照、山谷充滿靄氣時、牛羊之群不知由何處相集來此、正旁晚谷原極熱鬧時、亦正蒙古包炊煙四起之時、吾等亦在借用米淋老人的三個包內、一同就食、最有元氣的運轉手君、以汽車之燈頭向包內照耀、在此荒原之中、正如魔物之怪眼、四周人們都來環視、此際用豆油炸麵團、衛兵們用水煮食蒙古樣的羊肉、但是當燒火時、竟將余之手杖與薪一同燒却、此因余之手杖與薪柴相仿、本爲難兄難弟不易辨別、故被燒却、但對猛犬如無準備、在蒙古幾不能旅行之原則下、殊爲可惜、查余自入興安嶺中雖身無寸鐵、而手杖乃寸時不能離手也。

飯後在隣村於暗夜無燈中、乘馬請來一名歌人、聽其高唱勸酒歌、新婚歌、討匪歌等的蒙古歌後、在大包蒙古床上就寢時已九時許矣、床高僅五六寸之低木床、上鋪以粗糙之羊毛墊、在燃羊脂的幽靜燭光下、照耀在穹廬的塵灰房架上、恰如夢幻的境內、包雖圓而夢不圓、展轉反側的在硬木床上、甚不容易入

夢、夜深後由包壁透進來夜風、將要使人欲睡時、聽遠處已有犬吠之聲、無何牛亦喘、而隣包的婦女突有呻吟聲、此蓋於蒙古之廣原中、有人在將降生之聲也、於是僅一夜之間、米淋老的大家族、無聲無息之間、又增員一人云。

(3) 王爺廟附近之蒙古部落

昭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、七時起床、自到王爺廟以來幾乎連日降雨、今日似欲晴而片雲仍時々飛來、早朝乘汽車赴市、購買食料及攝影膠片等、然後訪問離王爺廟五公里在北方之農耕蒙古人的部落、此部落名爲他斯拉海屯、此屯屬於科爾沁右翼前旗第一努圖克、臨近洮兒河之支流、戶數四三、人口二〇五之一小部落也、其中有蒙古人四〇戶、一八九人、漢人三戶、一六人、殆爲純然之古部落也。

住民之生業以農爲主、亦有相當之家畜、河邊有許多的牛羊、據警務分局的

統計、牛一〇〇頭、羊八〇頭、豚三〇匹、馬一三匹、驢一〇匹、犬二八頭、
鷄一〇羽、牛車二〇輛也、其主要之農作物爲高粱、粟、大豆、蒙古粟、蕎麥、
玉蜀黍、白菜、蘿蔔等、其中高粱、粟、大豆等爲供自家食用之作物、其他賣
却以購布帛之類、家畜遇必要時亦可賣之、食物以穀類爲主、飲料水則取之於
村前河中、村無井、薪炭用柴草、高粱楷、牛糞等、燈火則使麻油、居室爲固
定式之泥塗房屋、屋之中間有皂有廚房、東西分二室皆爲南北炕、其餘作倉房、
往々亦有圓錐形之房屋、而其內部一切多仿蒙古包之形式、即在圓室入口處、
有長方形一室、裡邊設爐、三面圍炕西面壁間祀喇嘛佛、房脊則有穹窿、蓋蒙
古人住慣之遊牧圓形包、雖一旦改營定住之農耕生活、住固定式之房屋、而仍
不能拋棄其傳統的家畜與圓室也、其實周壁及房頂皆圍以曲線之圓室、住之亦
頗舒服、是以住慣圓室之人、驟改以直線而有角的屋、總不免心神有些不寧、
即在技術上說、由遊牧式之蒙古包、移爲漢人之固定家屋、亦必要有許多的渡

過樣式、乃當然之事實也、卽如呼倫貝爾遊牧蒙古人之移動包、與滿洲屯之牧畜蒙古人之半移動包、再與此地定住農耕蒙古人之包型固定家屋相比較、其興趣不淺也。

衣服亦受漢人之影響甚強、食物如前述以穀物爲主、農具則有鋤、犁、鍬、鎌、草鈎等外、在庭院角落處、多置有石頭碾子者、此以驢馬挽之、精製穀類用之、使用碾子多爲女人事、驢馬須隱藏其目、免其偷食穀物、碾子乃在大圓石之台上、爲圓柱形石碾子迴轉、每年十月農功後、行祭碾子禮、卽在田裡或庭前、集農具作饅頭及他等供物供之、而後撒之於四方、主人主祭而禮拜之、祭時雖女子亦得參加、但不另招喇嘛、再於年底最終日、在碾盤上擺以肉類、乳果、穀物、酒等、以行碾子祭、此亦由主人執行、爲正月行事之一部、且此等祭禮、分明是一種農耕祭、在遊牧蒙古人之間不得見也、遊牧蒙古人雖女子亦能乘馬、但此地女子殊少騎馬、女子之職務爲汲水、炊事、裁縫等外、尙須

調製穀類、卽推碾子拉磨是也、再村人尙有互相扶助之良習、如男子等關於刈草、收穫、土木等事、常爲集團的勞動、女子在昔時刈羊毛亦行之、今移於農耕已不得見矣、此外自蒙古人移於農耕、而發生之民俗上的變化亦甚多、但雖移爲革新、而依然儼存爲蒙古的象徵者、則爲累石聖所之土墩及土墩祭也。

他斯拉海屯之土墩、在村北一公里之草原中、中央有大土墩一個、以此爲中心、前後左右有六個小土墩擺一十字形、全體向南々東方、大土墩之中央立一木杆、結以祭繩、尙立有刻經文之佛像扁額、木製佛劍、神鳥等、大土墩之周圍爲七、四米、直徑一、一五米、正面上部設凹處、供以燈火、下有平石二枚爲禮拜之場所也。

土墩祭普通在五月執行之地方多、預先整頓推石挿以新柳條、附近築祭皂、當日各家均携來羊肉、乳果白酒等、供於大土墩之前、以彩旗結柳條、下掛羊骨而供之、然後有喇嘛念經、人々叩頭行禮、喇嘛在先頭圍土墩轉三周、普利

雅特族則女子亦可參加此祭、其他一般蒙古人則禁之、至三周行事後、將羊肉拿下以祭皂煮之、或燒之而共食、因地方之參加者有分老幼者、年長者位於祭皂之上席、年少者則在下席、祭時亦有長幼之序、即平常每當由土墩前通過時則必以石供之、蓋所以祭此者、爲禱馬之繁殖也、亦即祈雨以滋生草原之牧草盛、因而馬得滋繁、此實騎馬牧畜之蒙古人之宗教也、祭畢尙有餘興、如競馬角力等、純爲蒙古式也。

六 考查海拉爾之近部

在呼倫貝爾一帶之天然大牧場中、所生活之民族極多、恰如一大民族之展覽會焉、即由西部至南部而遊牧者、有新巴爾虎、陳巴爾虎之蒙古人、由中部而至東部、除牧羊之索倫族外、海拉爾方數里之南屯、有旗公署之索倫旗內、有洪葛爾、加拉木迭之索倫族、南屯西屯則有達虎爾、西尼海、安邦納爾之普利雅特蒙古人、西尼海、比爾特之鄂羅特蒙古人、伊爾庫迭腹地之鄂倫春等、誠住有種種多樣之民族也、故海拉爾及前述之倫阿爾鄉、在夏季携蒙古包追放着家畜而集於溫泉者、各種蒙古人均有之、爲研究人種上最便宜之地方、以此爲基點如考查附近各民族、洵適當之所也、且呼倫貝爾草原之民族、多爲遊牧生活者、其住居常無一定、如考查彼等必須利用此機、不然則費事多矣、而所幸者自余至海拉爾後無幾、南屯即有索倫及普利雅特的帳棚、西郊的安邦納爾、

最近亦來普利雅特一羣，聞已在湖畔築居，故急趨之調查。

七六

(1) 索倫人之帳棚

昭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，早朝訪旗公署之參事官公館，由參事官自身領導而去旗公署所在地之南屯，南屯在海拉爾南數里處，一小部落也，戶數僅五十餘，住民之大部分爲達虎爾之農牧民，但聞其中有索倫及普利雅特之蒙古包各一，故急欲訪問之，在東方有海拉爾河之支流伊敏河，四周無遮目物，一大草原也。

在此廣大草原中，乘馬車而被搖動時，十足得以體驗蒙古之情調，車上受蒙古風揚沙撲面頗痛，途中多遇騎馬之蒙古人，其中有在上衣胸脯處用電光刺繡之普利雅特女人，其騎馬術亦精，草原到處有牛羊骨散在，且在乾牛糞點々之中，怪可憐的野萵蒲野芍藥開花，無幾則望見左邊有索倫包，抵近處一看乃甚講究葭黃蓋的夏包，向南，天窗伸出有洋鐵煙筒，西側立有祭杆，進門右側立一用羊

毛捲頂之杆子、此蓋因產兒後招喇嘛祈禱平安之神杆也、包之後方有牛車、馬車等數輛、尙有置水桶車、轎車等物。

門爲紅色木製上有彩色模樣、開門入室後中央有鐵製洋爐一、上架大鍋燒牛糞、煙由煙筒而出、屋右近門處、爲炊事場、置有水缸食飯器具等、再裡面之右側中央爲家族席、床高二三寸之木台、舖以羊毛毯、前高後低、再後方有靠背、後壁上貼有蒙古文之紅四角紙、此卽佛也、在其近處懸有小兒鎖或婦女首飾等、客席在包之裡邊正面、此以長方形之板台橫置二段、上舖毛氈、頗豪華再後亦有靠背、向客席左側壁間置有箱櫃、其上安置喇嘛佛畫像、佛像旁懸有羊毛製袋二、據云此爲男女二體、似祖先神也、適招穿紅衣之喇嘛一人來、喇嘛初坐於客席之正面、待吾等入室後則移於左側之普通客席、其實正面爲主人席、同時如有上客來則讓之、主人自退於家族席、亦一美習也。

在喇嘛前置有長一尺五寸、寬高均約六寸許之小棹、上載有茶具、無幾吾等

被讓於正面客席後，亦放一同樣小棹，上置一方注入熱蒙古茶壺及茶碗等，另外有添有乳果。

至於在喇嘛所座之通常客席之後，見有造牛乳酒時使牛乳醱酵之桶子，高約一尺五寸，圍以毛毯，於是置之則牛乳可醱酵，再蒸餾而造酒，前趨視之果有牛乳醱酵中，爲促醱酵而攪拌之木棒尙在其中，其旁即無底的蒸餾甕，牛乳酒爲少不透明之乳臭酒，較日本酒所含之酒精尤少，醱酵桶之上置有羊肉，其前有注車軸用之油壺二個。

(2) 普利雅特人之居室

由海拉爾街向西去十二里處，有一安邦納爾之湖水，雖云湖水不過因草原凹而蓄水耳，周圍有里許之小沼，岸有繁茂之雜草，北方與低沙丘相連，由東側至南方一帶，爲一大草原，似爲遊牧而造之天然牧場，而南北相連之砂丘脈在

其西、似爲呼倫貝爾遮冷的西風焉、在東側草原中有點綴之蒙古包五個、南方二個北方三個、均以百餘丈之間隔而立者、南北約隔里許、其間有簡單之畜棚、但家畜則在更遠之南方放牧之、晝間在畜棚內並無一頭、只有猛犬伏於包之附近耳。

住民確爲普利雅特人、五包之中住五家庭、雖皆爲朋友而非親戚也、由滿洲里、洪厚幾移來者、移動須費二十餘日、六日前將抵此、至冬則再向阿爾根方面移動、第一包主的主人叫阿拉布坦、有妻女僅三人家族、第二包爲張巴爾夫婦及嬰兒一、亦三人之家庭、第三爲索德嫩之包、亦即夫婦伴一老父之三人家族、第四爲擔散消因的包、夫婦及男孩一之三人家族、第五是斗爾基毛爾達娃包、爲夫婦外男女小孩各一之四人家庭、於是五個家庭之小孩、共合爲五人、可見自然環境之苛薄與衛生狀態之不良、影響及產兒方面、或亦遊牧生活之結果耶。

先訪第一包、爲直徑一丈二尺許向南之包、用污穢葦蓆蔽之、入口門爲木製、高三尺寬二尺五寸、入內有無煙筒之洋爐一、上懸大鍋燒牛糞、煙由包之天窗

而出、鍋中滿盛牛乳、旁置壺罐等物、裡正面置箱櫃、上置有鑲框之喇嘛佛像、前供一香爐燒線香、再前又供金屬小碗四個、其次背此佛壇而坐之正面席、乃爲主人或上客之席、進包之右側爲家族席、左側爲通常客席、此與其他之蒙古包同樣、只在通常蒙古包、則喇嘛之佛壇在正面上客席與左側常客席之間、故多置於面南包之西北隅、而此包則在裡正面即北面也、所不同者僅此點、尤其雖稱爲客席、如無來客時亦由家族等使用之、但正面之上客席則限於主人、其他可坐常客席、坐席爲高六寸之木製低台、上鋪以蓆北端置枕頭、其對面之常客席、正有一老太婆而搖搖籃中之幼兒、無論何包晝間幾無男人、皆遠出牧畜使女子留守、至其炊事器具、置於入口之右端、其他蒙古包亦然、左隅放置牛乳醱酵用之木桶及汲水用之銅壺等物。

(3) 喇嘛僧之祈禱

從安邦納爾之普利雅特包告辭後、歸途又去海拉爾西方六里之達虎爾人部落西屯、亦一望平坦之草原中、僅點綴有二三十家之一寒村也、遂擇一院中立有杆之豪富蒙古包、趨前而訪之、殊出意外者乃昨日來南屯索倫包之喇嘛包也、彼當然非達爾虎人、乃由多倫納爾最南方、即由外蒙古方面而來者、因與此家主人相知、暫旅居此地而築包耳、包之旁還有甚華美之轎車、尙有一車則載箱櫃等物。

包面南、在入口前立一纏紅布片之杆、即知內中喇嘛正在祈禱、禁止雜人入內之標識也、但因貴客來訪、彼速將標杆撤去而迎吾人入包內、內部與別相仿即中央焚有洋爐子、正面裡上客席前置小棹、左右有家族席及客席、但此喇嘛爲獨身、並無他人及家族、僅有小犬一匹坐地、席後亦有靠背、上貼有字畫、正面席與客席之間、即包之西北隅安置佛壇掛佛畫、且飾以活佛照片及置有經文佛具等物、旁有祈禱用矢及裝線香之瓶、再其正面席與家族席之間、即包內

東北隅置一木櫃，上載皮包二個，其外有喇嘛帽，此乃當然之事，不意尙有軍刀一口，怪而問之知爲軍人信者所贈，其皮包之一內裝許多各色之藥袋，因喇嘛而兼醫生也，在包之入口左近有鍋一及裝食具之箱一，右爲炊事用具，有白洋鐵鍋等，家族席後懸一雙蒙古鞋，包內甚清潔，用具亦皆近代式，知彼乃相當富裕之喇嘛也。

適有人來請看病，彼衣常服抱藥包將出，又轉念必須換喇嘛衣服，急由車上櫃中取出而着用，換喇嘛帽，彼又携其他一皮包，蓋祈禱用之祭具在內也，於是此喇嘛僧或治病或祈禱，或可診斷病理，又可投諸藥料，是僧而醫者，蓋先見包內置有皮包二個，乃正具體的表示彼有二重機能，亦一典型的蒙古僧，於是余亦隨其後至病室，視察其治病及祈禱。

先在病人枕旁置小棹，由皮包中取出種々祭具放棹上，頸長之喇嘛塔形聖水壺中注以清水，以人間鬻馱作的如玩具之小鼓，眞鍮盆盛齋米，西藏文之經文，



達虎爾之巫術

達虎爾人之巫，滿洲語稱爲

（呀德敢，載有鹿角形之神帽，

且掛有無數之鈴、鏡、貝等物，

着皮裝之神衣，織打單面之神

鼓，爲歌舞降神之行事。

（海拉爾郊外西屯）

由西藏而來之裝黑煉香之香囊、焚此之香爐、搖鈴、鐺鉗均擺列於小棹之上、脫喇嘛帽置棹左端、再以紅布包頭而燒香、合掌讀經中、時々以孔雀羽插聖水壺中而滴清水、又以香爐灰投入聖水壺內、其次左手持搖鈴、右手執鐺鉗、此有一定之動法、再振鬮鼓鳴搖鈴數回後、以聖水壺水注鉢中、而洗病人顏面、然後棄水拜香、而後再急振小鼓與搖鈴畢事告終、稱此治病之讀經謂喇嘛喬特娃、即用念經、焚香、音樂及其他呪術而使聖淨化之聖水、以洗去病魔之行事也。

(4) 達虎爾人之巫術

由甘珠爾廟歸海拉爾之翌日、再去訪西屯之達虎爾部落、曩在喇嘛僧所張之蒙古包東行半里處、有一相當之家室、其西北隅有一小廟、隔板扉可遙見之、近前果一胡仙廟、且其中住一達虎爾人之男巫。

就近訪之、服淺黃色中國服穿蒙古鞋、一帶髮辮之男巫、急出迎之、其妻亦

中國服帶耳環、且穿蒙古鞋而坐於炕席上、以紅茶而歡待吾等、誠一摩登之巫也、有以線香五支、月餅三個、白酒一瓶來請爲友看病者、以助手赴海拉爾賣牛未歸、使稍候之、於是得以先事拜觀其神廟。

廟內正面裡上方、祀胡仙畫像三體、其下置種種神像、垂以紅幕飾以紅燈前方置紅色棹子、外有跳神用神鼓二個及神衣神帽等。

在廟之東北隅見有怪物、卽有一極污穢之薄袋一、獸之干臟物二、牛羊之肋骨二根、革繩麻繩各一、鏡一、高懸於東北壁間、詢之曰噶昆、請其摘下污袋開而觀之、其中有木片所刻之原始人形或動物形甚多、但皆成對、且皆用麻繩結在一處者、余以爲彼所謂噶昆者、實乃原始刻木神像之謂、而此所懸之動物骨及臟物等、皆爲供神像之供物也、且唯此原始的噶昆、始爲古時達虎爾人之真神、自漢人移住後、始正面供以胡仙、而將民族固有之原始的神廢於片隅、如遇無心人恐不注意及此、雖同在被祀之例、亦足見彼等受漢化如何之深矣。

無幾彼之助手歸來、先擺供物在廟內、焚香禮拜以迎聖火之神、後然搬移神鼓及其他巫具等、安置於正面炕上、旁供聖火焚香、次由助手幫忙穿上呆重之神衣、戴神帽持神鼓、神衣長爲革製上有大小銅鏡六十個、鈴六十個、無數小貝殼等、肩有瑠璃鳥形縫上的猪牙、腰垂以無數布片、革紐、長鈴等物、亦頗重、神帽之頂上有金屬圓板、上立一對真鍮製之鹿角、角各有五枝角、上結以五色紙片、神鼓之直徑約一尺八九寸之卵形、鼓面爲單面者、幅約二寸之白樺材作框、一方張以山羊皮、裏面框邊張以十字革繩、中央再結以真鍮鐵環、巫以左手握此環、右手持一狍子皮鞭、由鼓之下方擊之。

巫穿神衣後先拜四方、後坐於炕沿上唱神歌、彼每歌一節後則助手必復誦之、無何擊鼓漸快而強且身體起立、先前後動其身而歌、漸次回旋、或左或右回轉其身而舞、彼時在神衣上之鏡鈴等錚々而鳴、將以爲舞之將終、不意身突倒地、臉變色而閉目、手微振如痙攣、輕打鼓面、於是稍許、旋而突如吹口笛而猛然

起立、走至進門處放下神鼓、手舉在竈中之燒鏝、搖腰中革紐而迫近病人、以手解開其衣鈕後、舞其燒紅之鏝而跳、驟以口吹鏝、且以舌舐之、令人害怕、於是行事至最後、將聖火拋出門外、急打神鼓而畢其事、蓋神火之拋於門外者、送神之意也。

於是所行之神事蒙古語謂暴歐、巫爲世襲至七八代、彼自身謂學之於巫者、行巫事已二十餘年、祭神以娘娘爲第一位、次爲噶昆、行事以治病爲主、祈雨時亦有用暴歐者、但對家畜有病不行此事、如故犯之自身必得病、至暴歐祭爲個人的、無主祭、普通皆由喇嘛行之、至暴歐如死時則設以特別墓、此之謂香屯、由此向西南草原中有一處、急馳車赴草原中求之、見在小廟中盛以累石、上有供數事、廟前垂紅布、且懸以有求必應字樣、暴歐實在廟之西側、形甚小、亦有累石、前列以磚、有洋鐵鑊供線香之跡、思之廟內之累石必係葬巫之墓、都以爲靈驗故人々參拜之。

七 漢民族之片面

滿洲之東北山地、多住有通古斯民族、而西北草原地帶、則多住有蒙古民族、對此由南方至中央沃野、則有漢民族之流入、按文獻漢民族之移住滿洲、始自周代或以前、至漢朝其移動尤爲活潑、其後渤海、契丹、女真等對彼等之影響甚強、清朝興起後雖一時施以封禁政策、表面上似乎移入之漢人無多、但此不過避公家眼目耳、實際潛入者正不知凡幾、及至清朝勢衰又盛、至十九世紀之後半、與清朝倒壞同時以決河之勢而流入、於是漢民族流入滿洲之結果、自古住在之通古斯民族、失其森林向東北退出、而蒙古民族亦漸次被迫於西北草原中以事耕作、且到處出現有先住諸民族與漢民族之雜居地帶、而後來者在人口的量上、或以文化之程度、斷然有壓迫前者之勢、且次第表示與此同化之過程也。

然自滿洲事變勃發後，出現有滿洲帝國、其結果對漢民族無限制之流入，不得不加以防禦、但其中尙有自願回鄉者、尙有在北滿腹地大興安嶺之森林中、孜孜而勞作之漢民族、當余實地考查大興安嶺之深處、鄂倫春族不住之密林中、見有組小屋而居之漢人樵夫、又在彼拉河上流見有築茅屋以伐河邊楊柳之漢人勞動者、此實足以驚人、且彼等向深地而入概爲森林之樵夫、或以土人爲對手而經商、或狩獵、或採金礦、最後仍還彼等之本來面目而爲陸田之農夫、彼等之來路有由陸路即直隸河北方面者、有由海路山東方面者、在大連埠頭之山東移民大集團之壯觀、爲盡人皆知之事實、於是吾人須知今日滿洲到處孜孜從事農耕之漢民族農村、彼等經營之農耕經濟與農民族文化、對其他民族所傳播之影響極大也。

(1) 農村與漁村

今日在滿洲各處居住之漢民族、本來由黃河沃土而發展之農耕民族也、爲耕作於平野陸田以高粱、粟、大豆等爲主要作物之陸田農民、故對移住滿洲經營水田農業之朝鮮人之村落爲集團型、則漢民族之屯落多爲分散型、亦所謂散村者最多、尤其在北滿之荒野中、多有隔離甚遠之單獨農家、不成其爲屯落之形者亦有之、於是在甚遠距離之散村或單獨農家之周圍、卽爲彼等維持生活之策源地、此不但耕作便利、且管理收穫亦較方便、然在收穫後如被流賊襲擊時、不能爲集團的防衛爲不便耳、是以各々家宅於自家防禦上、都有相當之設備、滿洲各地之漢人農家、其周圍均有較高之土塬或磚牆、卽在山林地帶亦用木柵者、至於較大之農家不但高牆大院、且有鎗眼望樓之設、初見之如城廓焉、不
但此卽在集團的屯落或發展中之都市裡、亦有堅固之城壁圍之、除圍繞全體之城壁外、各家尙有極堅固之防壁、然如分散型之農村、其村之防壁固不若斯發達、專事各自防禦、在此種防禦工事外、始爲高粱、粟、大豆等之耕地、在野

地之中有楊柳之灌木蜿蜒不絕，亦有無水之小河，其在榆樹楊樹點綴之中，朦朧間又可見圍以土墀之農家，且在路旁樹蔭處，必有貼以正月紅紙之小廟，泥道中農夫追赶驢馬，在村之井旁必有黑豚牽子蠢々而動之風景，誠滿洲農村之典型的風景也。

然至漁村則稍異其趣，多傾向於集村，雖僅十五六戶之小村，亦必多集於海岸之一處，且其對於集團的防衛上多不注意，最重要者即船之到岸方便與否，故雖係一小漁村，亦有港灣埠頭之性質，且撈漁實較農耕，需用共同勞動之點甚多，並其漁船非得家家皆有，集聚於船主家之附近，乃自然之理也，不過漢民族之漁村，決非純粹之漁村，多爲半漁半農即主農副漁之性質者，可見漢民族之片影矣，無論至何地步，決不忘棄本來之農耕也，此正如赫哲族之學農耕，無論其農耕如何得利，其決不拋棄狩獵也，蒙古人雖從事農耕不離牧畜，同樣回々民族雖亦從事農耕，而始終不脫其商隊的傾向也，可見民族傳統事業之強，

非輕易而得更改、其次關於此點、舉實地考察漢民族之例以證之。

昭和十二年末日、南滿地方初次解冰、在奉天城內迎元宵、眺望團々之明月懸於城壁、又參觀一老舖院中之燈籠、從南金州向魏子窩行途中、見立燈籠杆之家甚多、就中有全村皆立者、且多在杆頭結挿青松葉、至海岸邊近處則多有改風旗者、在魏子窩調查回々族、而後又向東方以汽車行十分鐘處、參觀龍王廟屯之一小漁村、至街道處棄車行於平坦之耕地間、龍王廟則立於海岸、左方見有民家、乃僅二十五戶之寒村也、北負海岸之砂丘、面臨海、長山列島模糊中可見、家家互相爲隣、一緊小之集村、岸較高故海頗深、可以停船、由村之中央有下緒道、海邊繫舟二隻。

龍王廟爲支配滄海之神宮、位於高岸之上、今年重修後彩色頗鮮、屋上有映日之龍鬚、村中少年少女忽集有十數名、擁之於廟前撮一紀念留影、後訪問村中各家、門前皆有水溜、豚鷺之群、戲於其中、每院落中每立一高大之燈籠杆、

杆頭懸有加以意匠之風旗子、且爲象徵龍、在旗上附有龍鬚、亦漁村之特景也。村內二十五戶之中、有漁船者僅四戶、故撈漁時只用網與釣耳、無船之戶如雇船時、則須分穫漁三分之二與船主、是以此種貧弱之漁業、到底不能維持一家之生計、家家均有農田耕作、即營半漁半農之生活耳、此亦山東農民想爲純漁民而不得之適例也。

然此山東農民之故鄉、極古時卽爲通古斯民族之住地、亦有謂係黃河中流之漢民族、因膨脹發展而逃至滿洲者之學說、事實華北方面之漢民族與華南人、其在體質及文化方面、都有相當差異、至體質之別固不待論、其在農業耕作經濟上、華北是陸田南方多水田、北以騎馬牧畜盛、而南以舟船養蠶聞、此最可注意者、至華北之經濟文化寧與通古斯族蒙古相通之點甚多、再由民族精神的文化言之、山東古來爲巫風最盛之地、此與通古斯蒙古之信仰、亦有一脈之連絡、如斯自古與通古斯蒙古族有密切關係之北方漢民族、及入滿洲後、其接觸



漢族之大仙

左側爲大仙，右側爲二仙、

皆持有單面鼓，大仙更着神裝

之帽，此爲該女散髮行事之後

所攝影。

尤爲頻繁、在體質上及文化上、大增其複合的程度、其次就精神方面之複合一例、即在滿洲之漢民族巫術一項、畧加以考證之。

(2) 大仙之巫術

昭和八年九月八日、午前中在故宮博物院、對清宮祭儀用之薩滿教神器撮影後、又赴那家館吃白肉、午後訪小藥王廟街之大仙、所謂大仙者即祭神以治病之巫醫也、滿洲各地均有之、但多住於陋巷爲人不注目之所、欲特訪探殊感困難、即或往訪亦不輕易許以行事、故欲詳加考察必要相當費事、余在陋巷棄車步入狹胡同內、門前高揭堂々之扁額、上刻『請祠天龍太爺、大同元年七月立、日滿後援會寄贈、弟子王海峯三十七歲 侍奉現弟子五十五歲』入屋見神壇甚整備、有被治病癒者贈與之錫製祭器甚多、均列飾於神壇之前、巫者本年五十六歲、據云生於山海關、幼爲苦力勞工生活、三十歲時偶得傷風病約年餘、全

身痛無食慾、僅飲水以維生命、彼時遇某大仙祈治之、不意神突移自身、病好後神亦不常來、至三十七歲時、神再附身且能治病、此非就師而學者、只由叫胡天龍的神仙、授以秘法且善治病、自是即以巫醫治病自任、觀其面頗神經質、如半盲目之男子、有弟子二人、對大仙則弟子稱二仙、亦即巫事之助手耳、大仙之威令、亦多由彼等行之。

余預說明來意求其行事一觀、但彼疑懼不應、後費許多事始得首肯、初以一二仙打鼓、其他一人之二仙則點香禮拜、在此間大仙穿黃色之長衣、與二仙打鼓唱歌同時、向神壇而落坐、暫時靜坐閉目、無幾大仙之臉向左右顫動、遂吐呻吟之聲、後與二仙開始問答、大仙之聲音極似女性、手足五體亂動、此時謂神已降身、向二仙尋問人之年齡病狀、而後閉目以授處方、二仙則即時書之於紙片、再讀之、大仙曰善、余當索其處方箋觀之、即杏仁、芥子、白苓、密麻黃、梔子、橘紅、元柏、双花、元苓、沙參、等之漢藥名、後有水煎服之等字樣。

在行事中觀大仙之精神似頗不快、後由從者告以『這是日本有名的大人、久聞大仙高名、特由奉天來拜訪者』彼聞此語後、態度爲之驟變、喜不自禁、急着其裾掛腰鈴、右手持神鼓、左手執鞭而立、二名二仙亦伴打鼓、或以鞭啣口中、以左右兩手舞鼓、在狹小之神堂內、狂喜亂舞之態極令人害怕、一二仙打鼓唱歌、大仙常々……噢々或哈々……如口中吐神言之狀、無何突坐地下、二仙解其腰鈴脫其裾、別用手巾拭其臉上汗、彼時大仙頗現疲勞之色。

茲據大仙者所言、彼之舞非自舞也、乃神使其舞、如不被神附身時、則毫不知舞、使余舞者乃神之最快樂之時期也、此與爲人治病時、病愈後病者必獻以各種祭物、神見此等祭物時則必舞、其性質蓋有相同也、神壇之飾物頗多、及大仙跳舞所用之裾子腰鈴神鼓等、皆是病愈還願者之奉納物品、余等洽在神慮快樂時、急請以紀念攝影、蒙大仙即時慨允、舉凡神堂之內外、大仙、二仙、神器等均一一撮之、但只有神壇始終不許。

由此而後又考察奉天、鐵嶺、新京附近、在哈爾濱二宿後、十九日早朝出哈市、乘小輪船至對岸馬船口時、將要靠岸而擱淺、且正在松花江之中間、令人急躁不堪、好容易出險已九時、始登火車北上、此後則終日在北滿黑色的沃野中、車的速度又不充分、搖來搖去到海倫是九月十九日之十六時四十分、並在車中聽說海倫唯一的日本旅館、因有「患窒扶斯」的關係、現正在休業中、在船中受些急躁、不想在車中又聞此事、令人對此行担心不小、轉想差一步險些未得登火車、旅館等事尙屬其末、到海倫後託車站人代爲安排、遂領導至一中國旅館、破玻璃窗糊着報紙、炕上舖着破蓆、但得平安過了一宿、亦云幸矣。

翌二十日由朝降雨、道路即時泥濘、至乘馬車處雖僅二三步、而靴中滿泥矣、然終日在雨中參觀、返回城內始去訪一女大仙、進門向右室爲大仙室、正面壁上掛着薰黑的神案子、前方小棹上另有一小祠、置胡蘆供南海大士、取燭仔細拜觀其神案子、在畫面之最上端是金花娘娘、中央爲眼光娘娘、藥王爺、次段

則描胡仙系統諸神、中段爲黃仙系統諸神、下段列記有物故大仙之名、卽祀大仙之靈位、諸神總計五十有八、金花娘々居最上神、神統共分三階段、概皆治病之神也。

大仙爲瘦形女子、年十六時罹病、行跳神治好、由是專學黃大仙、彼之神鼓據云傳之黃大仙者、爲單面帶鳴環之大鼓、神案子乃治愈者還願而奉納的、遂求彼行事一觀、先喚男二仙一人來、彼亦有十二年之經驗者、在行事之先、神壇棹上之五個香爐、各挿線香二根、南海大士之祠前供一根、然後大仙腰纏垂八根細長布片之裾子、左手神鼓右手持鼓鞭、向神壇立而打鼓、神鼓爲直徑一尺五寸淺框鑲洞、向內側有數根鐵絲張車輪狀、再在別洞內側一方開穴、用鐵條串銅錢數個張弧狀、其裡面之中央有環左手握之、右手則以鼓鞭打鼓面、且在此時左手微搖神鼓、銅錢鐵環等發出共鳴之金屬聲音、鼓鞭長一尺、幅三四分之扁平木片而捲以布條、下垂以紅穗子。

當大仙向神壇打鼓時、二仙亦另用別鼓、在旁邊後一步向願者而立、大仙打鼓唱歌後、暫坐在凳上、仍繼續唱仙歌、二仙在旁亦打鼓合唱、越唱越急越來神、至最急調時、大仙則如瘳攣狀、披髮亂搖、由凳而立、眼向上吊、狀頗淒然、於是二仙將凳搬別處、大仙瞪白眼亂轉身、仍打鼓呻吟、有時噢々哈々、腰中裾子洽如怪蛇亂舞。

至此大仙即爲神附其體、二仙在旁盡力奉伺神意、彼女如在夢中胡言亂語、二仙由旁加以解釋以告願者、暫時沉靜之大仙、突然又大叫一聲、披髮亂舞高舉其鼓、急打而呈狂亂狀態、後俄然中止、神鼓落床上、如疲勞過度而坐於凳上、同時二仙盡力唱歌打鼓、以手舞鼓、然後神事始告終、觀彼大仙因神附體之瘳攣症、此時因神已退病亦隨之而愈、用手撫其亂髮、不禁對余等嫣然一笑。

以上之兩種大仙考察記、爲余在滿洲各地實地參觀數十回之大仙中、特選南以奉天北以海倫二處、一方是男子、而他方爲女子、可知大仙亦有男女、但概

而言之究以女子爲多、再由民族方面觀之、則以漢民族爲多、且其所用之神鼓構造、皆爲單面之巫鼓、與鄂倫春、赫哲、達虎爾等之神鼓、及滿洲族薩滿之神鼓、皆係同一系統、此恐不是漢民族之創造者、乃採用通古斯族之神鼓、吾人素信漢民族之文化、影響其他民族者有其絕對性、但由此一點言之、通古斯文化及於漢族之一例也、亦即可證明漢族複合通古斯之要素中、此即滿洲民族綜錯之複雜性與深刻性之一現象耳。

(3) 胡仙與娘娘

在奉天海倫之大仙、其神壇所祀之胡仙及娘娘、曩在達虎爾男巫之神堂中亦有之、至赫哲或鄂倫春亦祭之、然查此神本來係通古斯系之祭神、以後探入漢民族之信仰中者、此與通古斯系之神鼓、及大仙所用之神鼓、在理論應爲同樣之物、其實全然相反、即如胡仙或娘娘本爲漢民族之文化、即彼等尤其山東農

民北進後、漸次傳與其他民族者、故吾人僅就薩滿一事考之、某種要素由通古斯傳與漢民族、又有某要素則由漢民族而傳與通古斯、互爲交流、卽所謂民族文化之交錯交流也、茲再述交流中之另一方之流、卽就胡仙與娘々詳述之。

胡仙乃漢民族之民間信仰之對象中、最爲普遍者、在滿洲各處可見之、山頂路旁、或田圃中或村落端、寺廟之境內、民家之庭院、以至藥舖娼家、幾乎無處無之、而在余之實地考查中、且使余最刮目者、則爲東京城內之胡仙、於昭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、當登五鳳樓向下一望城址時、見有民國三年建立之關帝廟、其中央祀關帝像、左配南海大士、而右配胡仙之像、又登石壇在較高之城壁上、建有樓閣、圍繞該樓閣四周之石垣院內西側、見有無數小祠、大者不過三四尺、小者約一尺左右、皆爲粗澀之木造祠、余奇而數之、整三十六個、且無一不祭胡仙、殊令人一驚。

胡仙像多爲白髮老頭或老太婆之形、稱此爲胡仙太爺或胡仙太太、祭之而爲

夫婦神、其祠下部往々穿穴、以爲神仙出入之所、再如畫像時、往々在畫面下亦有穴、作爲狐首向外張望之處、此卽狐神亦卽能治病之神、特祀之而爲大仙、至藥舖所祀者、或因深山所生之藥材與狐仙有關、正如日本之稻荷與農業有深關係之神焉、至田圃間出沒之異色異形狐、不僅以其色異常與其行動之神出鬼沒、且直接有害於農作物、是以農民多惱之、因而以神祭之、以免豐穰之被害、此極近人情而自然之推移也、按此意義可知胡仙爲山東農民最信仰之神、亦象徵農耕民族之文化、洵興趣頗濃之問題也。

其次爲娘々、一般爲三體之女神、當祭時必爲集團的行事、此爲其特色、所謂娘々廟會者卽此、且常在春季、以滿洲冬季寒期較長、好容易盼到春天、農民播種大豆、高粱等、卽種地將完、廟會亦隨之而來、春之女神亦復活、並在蘇甦之春光下、所播的種子亦漸次出芽、爲祈禱將來之豐收、正應有此神事也、此又足表示農耕民族文化之特性、其對於生育農作物之土地、亦有表示愛謝之意、

此正與祈望人間之福壽、創造新生命之心相通、故在三體娘娘之中、有福壽娘娘與送子娘娘也、且在滿洲之曠野中、時有蒙古風之吹來、黃塵萬丈、常使對面不能見人、故農民之患眼疾者最多、其他一體爲眼光娘娘者、信有其理在、觀此豐滿之三體女神、亦有抱嬌兒者、亦有手持明眼之型者、其姿勢亦皆親切和睦、表示有求者必應之狀、誠爲現實的人間之神也、以此與不拜偶像之回教禮拜堂對照、使人不能不感覺民族文化之對馳也。

余於昭和九年五月、在湯崗子與大石橋、實地考查最足表示農耕民族性的娘娘廟會、就中以大石橋郊外之迷鎮山、爲滿洲娘娘廟會中之第一、全山幾爲紅男綠女所埋、山下集滿車輛、尙有掘竈而自造飯者、在棚車之上、一家族在此過夜者甚多、誠稀有之壯觀也、在人羣之中擁擠、且有無數之商店地攤等、山道頗險拾階而上至第二層殿、祀有觀音、地藏、如來三位佛體、更上之則至娘娘廟、正面高掛着三聖宮之大扁額、中有螺祖元妃一姑娘之神位、(福壽)苑

竈婦人二姑娘々之神位（治眼）寓氏公主三姑娘々之神位（授兒）祀此三位女神之像、在授兒娘々之足下、供有無數之土人形、堂內香煙濛々、在串堂中叩頭頂拜之善男信女、甚形擁擠。

至山頂一廟亦祀一豐頰之女神、其祀法有種々、例如爲求兒者、先跪神前燒香、叩頭三遍而祈全家平安、訴說自己之境遇與願望後、至神旁借一泥人形而去、倘如願以償而生兒時、則另奉納以新人形、且爲謝神尙有種々行事、當日在廟會各商店之中、以賣此富於鄉土采色之泥人形者最多、尙有專賣眼病愈後還願用之紙竹眼鏡店、再有爲子病愈而還願時、使子服黃色上衣、臉部施以赤白黑等之化粧、由父兄抱之、在前頭放爆竹而登山、此謂之隨會、再隨會時有爲父母病愈而還願、使其子爲人形乘長桿之上、由十數人抬之、卽所謂抬桿兒也、爲此事之子在數日前須絕食、蓋當日不能由桿上下來也、且在此隨會之前後、有高脚會、小車會、旱船、跑獅子、走馬、中幡、槍術、青龍刀術等之行

列、在極熱鬧中有種々演技、在山道下方之正面、有野台戲演唱、爆竹聲、衆人嘈雜聲、鑼鼓聲、備極歡騰熱鬧焉。

以此無數上廟之群衆爲對象、在山腹或山下有無數之商店、如飯館、雜貨店、鐵器店、木材店等々應有盡有、尤以農民所用之農具販賣、廟會中之貿易最盛者、此正如呼倫貝爾甘珠爾廟會時、爲牧畜民衆所設之家畜市場焉、故在娘々廟會中、又可見農耕民族之經濟的機能、誠有興味之會也。

八 談 回 回 族

滿洲現住之諸民族中、東北部以通古斯民族爲主、西部以蒙古民族爲多、對
此在中部沃野之都市中、大體均有追從漢民族之勢、而來散在各處之回
族、彼等以阿剌伯之默哈莫特爲開祖、卽稱爲回教或清眞教之特異之宗教信
者、此民族以宗團的堅固及民族意識之強聞於世、並能在嚴格戒律之下而信奉唯
一神阿拉、其中雖多有染漢民族之彩色、而在信仰方面正與道教等爲對照、且
此對照之默哈莫德教、本來生於阿剌伯之沙漠、爲西域高原地方好戰的隊商牧畜
民之宗教、道教則發生於中國沃野、爲喜和平之農耕民之宗教也、按此原理兩教
自難免對立、故回教與漢族之關係、非如中國及滿洲各民族關係之簡單也、從
來包含有極困難之民族問題、卽彼等雖久在中國政治支配之下、與其他民族雖
亦相當交婚、比其他民族受漢民族文化影響之大、而回教獨能儼然堅持其本來

民族之文化、決不稍讓、且視他教爲異端、信自己民族之超越性、如西歐人焉。

故當余數年間考查各民族時、特對於滿洲之特異民族之存在、思有以努力發見之、幸彼等各地之清真寺、得有詳細觀察之機會、蓋清真寺乃彼等之特異的宗教機關也、固然回々民族之特徵、不能單以寺院而得窺其全貌、又不能僅以調查其教儀或行事爲滿足、欲研究回々族正宜由多方面進行之、但爲知回々族究係何族、研究其特異之宗教、亦最簡捷之重要方法也、故在茲僅將滿洲各地之清真寺、在余考查手記中、擇其一二主要者記之、次先述關於回々族習俗之一般。

(1) 考查清真寺

阿城之清真寺、昭和十二年九月二日、正慮昨夜之雨過烈、不期今日快晴、哈爾濱多夜降晝晴、誠最適於旅行之氣象也。



院寺之族回回

九時半由哈爾濱出發，乘牡丹江行之列車而向阿城，沿途秋色已深，粟葉褐而麻葉黃，丘遠野闊，眺望無際，十時半至阿城，轉乘縣公署之大汽車，在泥道中向南行五六里抵城內，城內中央有南北大街而分爲東西，東部多滿洲旗人及漢人，西部則爲回族之住所，幾判然另爲別區，此處有清真寺女學校，按警察之統計，在阿城裡之回族，爲四九二戶，二、八八二人，總人口三五、五一七，約占百分之八強，爲回族相當多住之處，車進回族區域後，見門上皆貼有阿拉伯字之紅紙，無幾見清真寺之塔，寺前隔道即清真女學校，先去參觀學校，由年長之女先生領導，頗表示親切，女生徒皆起而敬禮。

無何抵清真寺，以磚牆圍繞境內頗壯觀，南側有門，境內之西爲本堂，東則有沐浴處及僧房，均甚壯麗堂皇，查回教之寺院本爲斗弁型呼爲毛斯庫者，但在滿洲之建築則與中國寺廟之樣式相仿，四壁疊以灰色磚牆，屋頂則葺以曲線之瓦，且在本堂之上而聳立之塔，爲此寺之外形的特色，殊惹人注目，本堂之

內頗廣、亦清潔、此非如佛寺或道觀之陰森、因無一偶像、只有筆直大立柱高支天井、裡面卽西側施以阿拉伯字之裝飾、僅書以阿拉之御名、此種簡素與豪華之基督禮拜堂、殊異其趣、寧與日本神社之潔淨有甚大類似處、再在正面之一隅有階梯、爲登塔之用、呼此爲天門、床上有白圓之坐蒲團、整然而列、天井吊有美麗之玻璃燈數個、爲夜中祈禱用也。

其次參觀沐浴處、沐浴有大沐浴小沐浴之分、前者沐及全身、而後者僅及手足臉部等、在屋之中央有長方形水槽、周圍有木製或洋鐵製之水勺甚多、蓋爲小沐浴用也、屋之另有迴廊、內分許多小間、各室均吊有水槽一個、此爲大沐浴也、每遇禮拜五爲禮拜日、凡信徒皆閉店休業、來寺參拜、先至沐浴處循一定之法規而齋戒沐浴、然集於隣室之僧房客廳中、僧曰阿訶、其下有專担當寺院中之事務者、吾等來時亦先由此輩而介紹於阿訶、阿訶之室亦潔、且裝飾器具尤美、阿訶始終戴以頂尖之回教帽、寺中之入款、有學校之學費、信者之

捐款、及對屠殺業者課有定稅、蓋回教之獨占事業爲殺牛、每殺一牛時、必須與阿訇納一定之寺稅也。

佳木斯之清真寺、九月五日至佳木斯、暫時滯在、參觀當地之清真寺二間、尤以該寺趙某之妻爲日本婦人、故考查時余得甚大之便利、此寺亦位於市之西部、建築並不如阿城之美、爲民國十年建立者、蓋以前此地回教甚少、現在約居百戶、多營皮革業、藥種商、飲食店、屠殺業等、進如日本鳥居之木門、正面爲本堂、右僧房、左沐浴處、院落頗廣、掃除潔淨、在阿訇室懸一聯、謂「沐浴有新意、洗心滌慮悟清真」棹上置一厚部哥蘭經、整然之中開始快樂的談話、謂回教雖有家庭、但一日必五次淨身、向梅加行禮拜始爲正式、集於寺中而爲團體參拜者、則每週有金曜日、大抵於禮拜五之午後信者來寺、先至沐浴處淨身、再集於僧房客廳中、而後脫鞋進禮拜堂、靴鞋則整齊置於席端、席有坐蒲團、皆整然向梅加而列、禮拜時頭抵床、次爲阿訇向信者讀哥蘭經、再向

梅加祈禱、繼爲短時間之說教、最後向梅加由阿訇率之祈禱、此寺之寺稅、由信徒之純利中提出四十分之一、每月徵集一次、然以信民多貧者、故寺之收入不豐、寺旁亦經營有清真小學校、生徒六十四人、男五十二女十二人、由教員一人任之、學科與教科書均與普通小學同樣、但不收學費、學生分三級、回教子弟與常人子弟各半、但回教之女子、每逢金曜日、必須出席禮拜焉。

最後就回教之不吃豚肉、欲說明其理由、此亦聞彼等所言、蓋云豚原亦人也、蓋當其轉世脫生時、阿拉神問其欲爲回教徒乎、豚口答願爲而終未實行、於是神乃大怒曰、「汝乃不知反省之物」故意曲其頸骨、而回教信徒以既受神罰之家畜、當然不能作爲食品、對此說阿訇尙有一說、只以豚爲不潔物故不食其肉、但在豚以外似無忌者、如牛羊等固勿論、卽山羊、鹿、鷄等均樂而食之、然非在讀經後而殺者不得食之、自然死者不食、再彼等食魚者亦少、蓋對此亦不讀經、誠如牧畜民焉。

(2) 回回教之風習

回回教是生於遠在阿拉伯沙漠的宗教，其開祖是莫哈默特，本來信徒爲阿拉伯人、土耳其人等所謂近東西域之民族，後由中央亞細亞而傳入中國本土之西部，在清眞教之名稱下，及山西直隸山東等地而及滿洲者也。

此種宗教本屬一種特異之一神教，故信奉此教者，其風習亦極特異，雖經長年民族交婚，其相貌亦有酷似漢族者，但如仔細觀察時，尙有幾多的西域之人種的痕跡，尤其在種々方面上，均有其民族上之特徵，特別是彼等對於民族意識之強，殊出於一般人想像之外也。

先由其人種的特徵之痕跡上言之，身體多高大顏面多長鬚，鼻高而鼻亦發達，其眼色如言黑寧謂近乎碧，體格魁偉，態度堂堂，由勢力的上觀之亦帶有西方的彩色，但在女子則殆與漢人無異，言語及辭調亦無大差，僅往々有帶蒙古

語味及土耳其訛音、文字以用阿拉伯字之機會較多、且堅持有阿拉伯式之禮儀言動、爲民族的傳統而來、漢人爲重文之民族而回回族則爲尙武的民族、漢人則有和平的社交的性格、而回回族則有攻勢的征服的性格、再在職業上彼等本爲西域之隙畜牧畜人、故多營馬匹商、牛肉商、皮革商、飲食店等、最愛馬且巧於馬術、其牧畜較農耕爲得意也。

如斯特異民族之回回人、其所以民族意識之強者、由彼等之居處、卽可以知其大概、蓋彼等之所居皆在一區劃內、決不與其他民族混居、余在滿洲各地亦曾考查其居處、卽在街村或城市、均有一定、稱爲回回營、且多年居於街之西南部爲多、比如北京之牛街、奉天、阿城之回回區是也、彼等之住室在入口處、必貼有阿拉伯字之紅紙、卽商人亦有彼等獨特之招牌、卽如中央描以長頸之水瓶頭戴尖帽形、上畫西域回回或清真等字樣、水瓶者表示清淨、帽子則爲對顧客表示謝意、總之彼等久在漢人支配之下、亦受有相當困苦、但對漢人彼等仍

標榜爲異族異教、堅持其傳統的純粹性、決不輕易漢化、此實對民族接觸上、與以貴重之事實資料也、

彼等之食物亦特異、第一不吃豚肉、以豚爲不潔之家畜、且口亦不言豬字、在日俄戰爭當時、俄軍所宿泊之部落、在回回民家煮豬肉、當軍隊開走後、全部將釜及器具破壞而棄之、雖貧家亦決不少惜、且聞彼等之爲集團居住者、蓋不願與喜食豬肉之漢人同井也、不得已時始肯飲河水、至飲酒亦在禁止之例、吸鴉片煙者亦少、當然在不知不識之中、亦有偶然食豬肉者、此非特意爲之、彼等在長途旅行中、必自備飲食物、即請漢人賓客時、亦必自備回回菜肴、不同食、確營清真生活之民族也、而在滿洲諸民族之中、食羊肉最多者、爲蒙古人及回回人、好豚肉者漢人與滿洲族耳、鹿肉則爲鄂倫春、魚肉赫哲等、由飲食物之不同、亦可分別其民族、即服裝樣式亦有特異之處。

回回族本爲有潔癖之民族、即結婚一事亦不喜亂婚、回回姑娘殊少嫁與他民

族者、故交婚亦多爲回族、男子則不限有娶異族女子爲妻者、是以回男漢女時多、結果女必爲回教之信徒、就此點在佳木斯清真寺、有嫁回教之一日婦、誠爲稀有之例、此亦回男日女之交婚也、但決未聞有回女日男者、此應使吾人注意之問題也。

婚禮時不行如漢族之拜天地、婚書則用阿拉伯字書之、首由阿訇司會讀哥蘭經、其式與基督相仿、一男至多可娶四妻、但事實上多妻者却不多。

生子後七日以內按聖書而命名、開宴饗賓、尤其如生男兒時、富家常屠羊一二匹以贈貧者、命名式時父抱子向回僧而立、在子耳邊讀祈禱語、然後使小兒揭經數頁、在其第一頁第七行之七字爲名、至七歲始教禮拜、行割禮、男子十五歲女十四歲爲成年、赴寺行成年禮後便可結婚。

最後述其葬祭之風、儀禮時必先洗屍體、此由寺男爲之、往々亦有用死者衣服代之、然後將遺骸捲以白布、滴以香料置板上、板結繩爲下墓穴也、置板上

之屍體上蔽以無底之長方形棺，運至墓地，此棺與漢族之厚棺不同，板薄，且不以棺葬之，棺爲寺中所預備者，僅以之運搬屍體耳，出棺時頭先足後，向墓地途中反對行之，墓穴方形砌以磚，葬時頭北足南面向西，卽向梅下神之方向，上盛以五寸餘土作高方形，正與漢族之土饅頭爲對照也，墓前雖立石而不刻名，供養則有七日、二十七日、百日、一年祭、二年三年祭等，至葬女子屍體時，除家族以外，當出棺時他人不得近視，且須血統者，尤以兒子送母之遺骸入棺，爲一種不可移之風習也。

東方國民文庫 (既刊)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編 | 新滿洲風土記 | (日文)
藤山一雄著 | 定價 參角整 |
| | | (滿文)
同 | 定價 貳角五分整 |
| 第二編 | 發明と自由戀愛 | (日文)
武藤富男著 | 定價 參角整 |
| | | (滿文)
同 | 定價 貳角五分整 |
| 第三編 | 滿洲の森林と文化 | (日文)
藤山一雄著 | 定價 參角整 |
| | | (滿文)
同 | 定價 貳角五分整 |
| 第四編 | 曼殊雅頌 | (滿文)
本會編輯部編 | 定價 貳角五分整 |
| 第五編 | 元曲菁華 | (滿文)
同 | 定價 參角五分整 |
| 第六編 | 清文雅正 | (滿文)
羅振玉選 | 定價 參角五分整 |
| 第七編 | 農民の世界 | (日文)
藤山一雄著 | 定價 參角五分整 |
| 第八編 | 滿洲民族誌 | (日文)
秋葉隆著 | 定價 參角五分整 |
| 第九編 | 舊月簪詞選 | (滿文)
陳曾壽選 | 定價 參角五分整 |

康德五年十二月五日
發行

【定價國幣三角五分整】
（郵費國幣四分）

編輯人

京城府東栞町一ノ一

秋葉

隆

發行人

新京特別市大同大街二〇二號

陳邦

直

印刷人

新京特別市西七馬路十四號

滿洲圖書株式會社

貞

發行所

新京特別市大同大街二〇二號

滿日文化協會
電話の三七四六番

印刷所

新京特別市西七馬路十四號

滿洲圖書株式會社
電話代表の一九一一番

發賣所

新京豐榮路二二番地

株式會社 東光書苑
電話の（五〇四四番）
（五二〇一番）

